



藝
海
珠
塵

14
1627
25



門 14
號 1627
卷 25



藝海珠塵

史部史評類

南 滙 吳 省 蘭 泉 之 輯

金 山 焦 晉 晝 三 校

讀史論略

杜 詔 篋

詔字紫綸號雲川江蘇無錫人康熙壬辰科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

自序

余撰讀史論略蓋因陽節潘氏之通鑑總論而作也其通首全無結構前後顛倒錯亂如論漢而忽入唐論唐而又入秦晉六朝又攙入宇文完顏論君道而深貶漢文帝極贊宋神宗甚至劉裕朱溫有褒無貶論人物則

大學圖書館
10.30
來

王謝陶侃孔明董子霍光韓琦嚴光馮道錯舉不倫其中通套語夾襍語不可枚舉如明乎二帝三王之道以下數語舜生諸馮以下數語文義絕不可通至若晉史自帝魏漢賊明大義廢帝為王唐經亂周紀帝在房州萬古開羣蒙諸謎語周世宗稱柴世宗文天祥拜相胡穎殺妖蛇雲長秉燭達旦陳三卻衣凍死諸俚語尤可為啞然失笑者也世俗刊布通鑑小本每以此冠諸卷首學者多童而習之貽誤不少余因就正史略為論次較潘氏似稍明順第上下二千餘年挂漏之譏所不免耳雍正庚戌冬杪杜詔自識

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千

三百六十有二年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終周世宗顯德六年自宋而下以

迄明末又六百八十有五年起宋太祖建隆元年終明懷宗崇禎十七年統

計二千有四十七年其一統者八曰秦曰兩漢曰晉曰

隋曰唐曰宋曰元曰明偏安者十有二曰蜀漢曰東晉

曰宋曰齊曰梁曰陳曰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曰南

宋割據者三十六蜀漢時曰魏曹丕篡漢曰吳孫權據

晉宋問曰三趙前趙趙石勒據襄國後趙趙石勒據襄國曰三秦前秦苻洪

據長安後秦羌姚弋仲據長安西秦鮮卑乞伏國仁據金城曰五涼前涼張軌據涼

光據姑臧南涼鮮卑秃髮烏孤據廣武北涼段業據曰

張掖匈奴沮渠蒙遜繼之據姑臧西涼李暠據燉煌曰

讀史論略

二

喪告諸侯羽坑降卒屠咸陽十餘萬人于新安城南引兵入關西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宮室而帝不殺子嬰與父老約法三章將請誅子嬰帝不殺乃以屬吏帝與秦父老約羽有一法三章殺傷人及盜抵罪除悉除去羽有一范增不能用至兵圍垓下身死東城羽至垓下漢兵圍出至東城而帝知人善任用三傑良韓信定三秦帝使還定三秦雍王邯塞王欣翟王翳皆降五載而成帝業即位都長安規模宏遠然威加四海獨不能制一呂雉呂后臨韓彭陳信稱病不從擊呂后許言誅敗死給信人賀使武上縛信斬之彭越不從擊誅梁大僕告越反帝赦為庶人后言于帝酈趙王慘極人箠以致孝惠不祿趙王如意遂夷三族酈趙王慘極人箠以致孝惠不祿趙王如意夫人手足使居廁中號曰人箠名孝惠觀之大驚因得

病。孝惠高帝母后臨朝八年制竟欲滅諸劉王諸呂幸

王陵守正后欲王諸呂問右丞相陵陵曰高祖刑平勃

交權陳平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權絳侯于是平勃深相結以誅諸呂卒安劉氏然安劉

者勃帝固逆知之矣帝謂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諸

大臣迎立代王是為文帝高祖恭儉慈惠務以德化民

其除誹謗去肉刑蠲租稅猶小焉者也匈奴三入而三

拒之十一年匈奴寇狄道十四年又寇上郡雲中今邊備守不發兵

深入煩苦百姓即位二十三年宮室園囿狗馬服御無

所增蓋以敦樸為天下先洵乎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

海靡不獲福焉豈以獄周勃勃免刑就國人有告勃欲反逮治之薄太后言于帝

乃救帝幸鄧通官上大夫寵鄧通賜銅山得自鑄錢短喪廢禮遺詔令天

臨三日釋服殿中少之景帝位十六年遵業節儉似

孝文然刻薄少恩斬晁錯以謝七國錯為御史大夫請

三年七國反以誅錯為名薄后太子以無罪廢皇后廢

帝聽袁盎說斬錯東市薄后太子以無罪廢皇后廢

為臨江王周亞夫以不食死亞夫子為父買工官

人所告名請廷其視文帝何遠哉文景之世可稱富庶

然稽古右文則在孝武景帝太子始建年首舉賢良董

等出焉羣才輻湊號令文章燦然可述然患在好名

申公勉之以力行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汲黯戒

之以多欲對上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曾不之省乃

奢靡窮黷幸至海內虛耗盜賊蠹起幸帝天資素高下

詔輪臺勇於改過桑宏羊言輪臺東有既田五千頃可

既往而臨崩付託尤為得人帝臨崩立昭帝為太子以

抄孝昭即位位十三年霍光秉政稍復文景之業繼

之者孝宣在位二十五年武帝曾孫長太子孫也初太子遭巫

蠱事征和二年霍光等掘蠱太子宮曾孫襁褓繫

獄廷尉丙吉心知太子冤重哀曾孫令乳養之丙吉在

女徒乳養曾孫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上遣使令繫

帝悟曰天光廢昌邑王迎立之昭帝無嗣立昌邑王賀

戲無度光告太孝宣起閭閻勵精為治招選茂異帝在

讀史論略

舉賢良又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史謂功光祖宗業垂後嗣不虛也然不

省徐福之言釀成霍氏之禍徐福嘗言霍氏太盛宜以

反族且用恭顯門相繼為中書令而啟元帝之信宦

官貴許史太子史良娣外家侯者四人而啟成帝之

任外戚殺趙廣蓋韓壽楊暉而啟哀帝之誅大臣故

識者謂西京之衰自宣帝始自是昏庸相繼元帝太子

在位十年立后王氏成帝元太子在位二十六年封舅王崇以太后

封安委政王鳳將軍領尚書事延及孝哀元帝庶孫

王莽專政哀帝崩太皇太后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孝平元帝庶孫在位

五年弑之上哀壯莽因讒上椒酒弑之立孺子嬰宣帝元孫在位四年

旋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改國號曰新始繼之

孫在位二年名玄孝景七世豪傑失望南陽豪傑欲立劉縯新市平

遂立之豪傑由是失望及眾共誅莽傳首詣宛而王郎詳稱成帝

帝于銅馬號赤眉之徒之亂且未有已矣帝子與攝

東漢光武中興在位三十三年而天下一治起兵春

陵昆陽克捷陽城帝與敗死三萬人破之渡河而除

莽苛政與入關而除秦苛法一也恢廓大度同符高祖

而推心置腹始終保全功臣則過之天下初定首建學

校以復三代之盛封卓茂茂為密令王莽居攝以病免

侯尊王霸王莽篡位霸棄冠帶絕交遊物色嚴光帝少

讀史論略

同學及即位之東漢節義之風實基于此雖廢郭后易太

子太子彊以母后廢不自安數懇備藩信圖讖帝以赤

位由是信行封禪世封禪事因封泰山禪梁父不免為

盛德累然論中興令主罕與為儷明帝光武第四子繼

體守文史稱察察法令分明又垂情古典臨辟雍置五

經師以永平之政與建武並美惟是求書天竺為佛法

入中國之始千古譏之永平八年佛章帝明帝第五子

寬厚愛民尊節重學其失在廢太子廢太子立廢太子殺梁竦肇太子

為竇氏而容竇憲皇后孝和以幼冲即位章帝第四子

臨朝憤然誅憲第不謀之袁安任隗安為司徒而謀之

鄭眾憲為大將軍與郭眾等謀逆寺人之權從茲而盛

孝殤和帝少子崩在襁褓安帝章帝孫漢在位十九年

鄧太后臨朝十六年始得親政于是斥鄧氏太后崩宮

而用閻氏皇后兄大內寵益

盛中常侍江京等京與李及乳母王聖及聖交通奸賄

楊震疏諫不省卒以廢死震為太尉數諫樊豐等譖之

而及順帝立安帝太子在而閻顯誅其謀皆出中黃

門孫程九人自是權歸宦官矣雖黃瓊李固之徒相繼

登用東京之士莫盛於斯而閹宦弄權阿母宋威等梁

氏用事皇后父商兄黃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冲

帝二齡即位。順帝太子梁后委政李固已為梁冀側目

梁太后臨朝以李固質帝年甫八齡。在位二年能面

斥冀奸卒死冀手。帝嘗朝會目冀曰此跋扈而固與杜

喬亦為冀所陷並死獄中矣。桓帝帝曾孫在力能誅

冀。帝與中常侍單超左悺等而五侯肆虐。單超左悺唐

五人並黨錮禍興。延熹九年捕李膺等靈帝即位。章帝

孫在位二曹節王甫等毒流更甚。節等矯詔殺太傅陳

后于南宮復治鉤黨竇武。桓思皇何進。靈思皇同為元

舅謀誅宦官而死而有不同者。武之所偕者陳蕃思

賢相濟進之所召者董卓。寇賊相資。何進袁紹謀誅宦

而宦官張讓等殺進。卓既入都。弒宏農。靈帝太子在位

袁紹捕宦者悉誅之立獻帝。靈帝次子在位三十一燒宮室發諸陵

卓遣弟遷長安燒洛幸王允以計誅之。司徒王允密結

其大朝斬之而山東諸侯羣起以討卓為名。

黃巾之徒復日以熾。黃巾賊張角起靈帝時皇甫曹操

乘之肆行凶逆。甚至弒國母殺太子。操弒皇后伏天子

不知命在何時。讎帝於乎漢之為漢。洎獻而盡矣。後漢

昭烈。諱備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曹以帝室之胄即位

成都與北魏曹東吳權三分鼎足。雖機權不逮魏武。而

宏毅寬厚。誠哉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事無不

可成也。昭烈語第孫劉之好不終。關羽被擒。羽破曹仁于樊城孫權遣

呂蒙襲殺虎亭敗績。帝念孫權殺羽自將創業未半而

中道崩殂。丞相亮奉遺詔圖中原鞠躬盡瘁一十二年

而天不相蜀亮卒于軍。亮以後主建興十二年伐魏卒于五丈原蔣琬董允

相繼代謝黃皓擅權。後主愛宦官黃皓始預政操弄威柄終

以覆閻弱如後主。昭烈太子在位四年降魏其能免於覆國哉然

綿竹之戰臣死其君。亮子瞻督軍拒鄧艾戰于成都之

降子死其父。後主降魏皇子北地王諶哭昭烈孔明猶

凜凜有生氣焉。雖二主歷年僅四十有四年而為漢正統

承獻帝之後以終高祖以來四百六十九年之祚夫豈

開下曹魏比哉。魏之篡漢自丕及奐凡五傳不稱文帝。操子

見前卷年篡漢與明帝戲。不思建德以固維城之基。三少帝

芳子則司馬師廢之。髦高貴鄉公則司馬昭弑之。奐孫

道初封常則司馬炎篡之。而魏于是乎亡。時東吳尚未滅

也。孫氏兄弟才秀明達策福祚不終。孫堅長子據有江

所傷而權繼之。策弟後主建兄事周瑜。瑜與策同年相

之。尚奇任計赤壁一戰。曹操東下瑜與亮等并力逆之

以火燒操軍老瞞視魄惜與漢背約。爭荆州甘心事魏

屢遣使稱皓尤凶虐上下離心。一旦北軍飛渡不能不面縛與

魏而晉矣王濬自武昌順流而下晉武覆姓司馬名
年篡魏并吳都洛陽除吳苛政輔之以羊祜杜預諸臣
似乎天下可治而平吳之後日即怠荒平吳二年孫
宮既縱劉淵開五胡亂華之首淵匈奴遺種也初魏武
內左部帥劉豹子淵為侍子在洛陽齊王又詔罷州郡
收諸陰之不聽豹率淵遂代為左部帥王
兵山濤之言不聽濤言不宜去郭欽之疏不行欽言宜
邊地胡于繼以孝惠昏愚武帝子倫所廢後反正賈氏煽
亂賈充女荒淫放恣弑太后殺八王構兵汝南王亮楚
齊王問成王倫殺之于金墉城王暉趙王倫
父河間王暉東海王越自相魚肉雖張華模賈頌裴
協力同心而王戎專事虛名官司徒與時浮王衍清談

誤國行少時山濤見之謂誤天下蒼生延及懷武帝子
年愍武帝孫在辱死虜廷于劉聰遇害自孝武建一統
之業至是凡四主歷五十二年天下分裂瑯琊王睿馬
康為東晉元帝史稱其光啟中興由是而明帝元帝子
成帝明帝子在位十七年康帝在位二年穆帝在位
二年以迄孝武簡文子在位二十四年王導勸帝優禮賢士克已
謝安時人比先後當國有祖述豫州刺史陶侃為荆州刺
溫嶠為丹陽尹及桓冲為揚州刺史反謝玄安
子為冠軍等故能誅王敦敦無懼溫嶠以逆謀告帝帝與

續史論略

王導定計討之。斬蘇峻。峻與祖約反。陶從容以消桓温之心。温陰蓄不臣之心。廢帝為東海王。後來朝傳云。談笑以折苻秦之寇。苻堅入寇。謝安使玄等大將苻融及桓玄篡位。温子以討元顯為名。而劉裕乘之。復帝位。遂自為揚州刺史。安恭被弒。安孝武子在位二十二年。初為桓劉裕所弒。凡十一主。一百四年。而東晉亦亡。其割晉中原。縱橫于河北。廣南者。凡十六國。詳見五胡為大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代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廆鮮卑也。而居昌黎。其亂則自劉淵倡之。淵自孝惠永興元年自淵子

聽族子曜弒懷愍。而后羊氏。曜以惠帝后。犯晉之罪。劉為首惡。而石勒繼之。勒自謂碯碯落落。雖曰凶殘。亦一時傑也。勒嘗謂人曰。大丈夫行事。當碯碯落落。慕容廆于元帝勸進。建武初。廆遣長史。史特嘉之。慕容垂威名尤烈。垂初不容于慕容評。出奔秦苻。苻堅能用王猛。猛初見相温。捫蝨而談。旁若無人。後苻堅招猛。不聽其臨殺之言。大舉入寇。以迄敗亡。猛臨死曰。臣後堅之後。願敗亡。悔曰。吾不用王景。姚弋仲語諸子曰。我死汝便歸晉。當盡臣節。代仲以穆帝永和七年。其義有足稱焉。他若乞伏國赫連勃勃諸僭國。可置勿論。總之五胡之亂。與晉

相終始及晉之亡拓跋魏興見後天下遂分為南北矣南

朝則宋武劉裕篡晉而有天下傳至順帝凡八主武帝在位

三年少帝在位二年文帝在位三十年孝武帝在位十四

年廢帝在位二年明帝在位八年著悟王昱在位四

年順帝在而齊篡之齊太祖蕭道成傳至和帝凡七主

太祖在位四年武帝在位十七年鬱林王在位一年海

陵王在位三月明帝在位五年東昏侯在位二年和帝

在位二年而梁篡之梁武帝蕭衍傳至敬帝凡四主武帝在

八年簡文帝在位二年元帝在位三年而陳篡之武帝陳霸先傳

至長城公凡五主武帝在位三年文帝在位七年廢帝

位七年降隋而隋滅之自晉以來篡弑之禍實自宋武

啟之文帝元嘉之政江左稱最而元凶之亂開闢未聞

起

文帝太子孝武帝文帝第誅劭而後子業廢帝幽諸父安始

王休明帝殺諸王安陸王骨肉相殘終於滅族蕭公

篡國之後儉德亦如宋武而溺愛猶子蕭鸞始安王

階之為禍武帝嗣立永明之世可比元嘉及臨崩以朝

事委鸞禍及兩孫鬱林海陵兩王祚歸異派鸞號明帝

子即東昏六貴同朝始安王迺光徐孝嗣江大亂又作

蕭衍起兵襄陽巴陵行弑衍廢帝尋弑之巴其享國最久

而捨身同泰梁主信佛三度困死臺城侯景陷臺城帝

憂憤成簡文辭藻雅似昭明梁武太復侯土囊之禍侯

疾遂殂侯景伏誅景與王僧辯等討之景兵

既篡使王偉進侯伯平侯景伏誅景與王僧辯等討之景兵

土囊壓殺之侯伯平侯景伏誅景與王僧辯等討之景兵

既篡使王偉進侯伯平侯景伏誅景與王僧辯等討之景兵

土囊壓殺之侯伯平侯景伏誅景與王僧辯等討之景兵

既篡使王偉進侯伯平侯景伏誅景與王僧辯等討之景兵

土囊壓殺之侯伯平侯景伏誅景與王僧辯等討之景兵

既篡使王偉進侯伯平侯景伏誅景與王僧辯等討之景兵

大潰後為其下羊魏法江陵即位元帝即湘東王魏兵且至
賜所殺傳首江陵魏遣于謹伐梁梁主
戎服談玄釋之出降而見殺宜矣猶講老子於龍光殿
百官戎服聽請魏陳霸先立敬帝而尋弑之江陵既陷
兵執梁主殺之即位三年又躬蹈梁武之轍捨身幸寺莊嚴寺貽謀
如此不待賀若弼韓擒虎之來而兆已見矣雖文帝起
自艱難知民疾苦帝紀宣帝亦有恢宏之度帝紀而叔
寶後主荒淫加以江總浮華後庭狎客有不日即於亡
者哉後主荒于酒色與張貴妃孔貴人狎客江總孔範
若弼韓擒虎分自宋及陳百七十三年之間亂之至而
亡之速其不如北魏多矣北朝魏自道武拓跋珪興于

晉末晉安帝隆安二年稱皇帝都至宋元嘉時魏勢方盛
其君如太武道武孝文太武元孫遷都臣如高允魏中
崔浩魏司徒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惟是建佛圖求佛書使
侏離之言盈于天下魏宣武親講佛書沙門自西域來
孝明又遣使西域求佛書則魏之過也其國祚延綿凡十三主共一
百四十九年起道武自爾朱榮構禍孝明帝崩胡太
朱榮舉兵入洛陽而高歡字文泰並起爭雄魏分爲
二高歡奉孝靜帝善人遷鄴爲西魏凡三主而魏亡矣
東魏亡而齊代高歡子洋篡立西魏亡而周代宇文泰
立爲北周周宇文氏并有北齊北齊以陳太建九年而後
凡五主

嗣幼弱周靜帝立四年而隋文帝楊堅在位二十四年并陳
 以開皇九年天下為一當其克陳也天下以為將太平而
 青忌苛忍夷周宇文之族滅其族并信楊素之讒廢太子
 廣廣為不用王通之策通上太平策不能用未幾太子廣弑父
 殺兄而自立是為煬帝在位十三年由長安遷都洛陽幸江
 都宇文化及弑之傳至恭帝煬帝孫侑唐公立之凡
 四主三十九年而亡按亡隋大與秦類雖文帝初政勝
 於始皇而煬帝之惡浮于胡亥恭帝之弱等于子嬰李
 密起兵滎陽密據洛自一如陳涉秦時倡于是亡命之
 徒雲集響應據一方共十八國皆改元稱帝九宇分崩

蓋自漢末至此垂四百餘年均為亂世乃至唐興而天
 下一治高祖姓李諱淵在位九年乘亡隋之弊起兵太原帝為太
 子世民與晉陽令六年之間功成一統定都長安與民
 約法十二條悉除隋苛禁迄乎太宗諱世民高祖次子
 詔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除亂比湯武致治幾成康又
 居安思危諫無不納長孫無房杜如晦魏徵諸賢相為
 夾輔故貞觀之治千載一時第太子承乾失德寵泰嬖
 恪帝寵魏王泰踰于太子有奪嫡之意及太子承乾謀
 反廢為庶人泰亦降為東萊郡王而立晉王治為謀
 子吳王恪有文武才帝又欲以啟奪嫡之志豈不思
 立之長孫無忌力爭之乃止帝射殺建成于元武門并誅
 建成元吉之事乎建成元吉射殺建成于元武門并誅

元且殺元吉而納其妃納元吉妃楊瀆倫傷化唐室宮侍

闈之亂自此始借長孫引德如長孫可以垂範百世太宗后仁

氏才足濟惡高宗太宗第九子在廢后王氏立之武氏

宗才人制髮為尼皇后召人為昭儀委以政事學

武后乃無惡不作二嫗既死因皇后淑如于別院截去

醜骨武賢皆武氏所出宏立為太子以立

哲中宗而又廢之於房州高宗崩中宗立后自臨朝廢

殺唐宗室殆盡不克而死遂大殺唐宗室國號周稱

皇帝中宗既廢立豫王且改唐為周幸狄仁傑姑姪子

武后僭號稱制者二十一年

母之諷起二子兩翼振之對從容回天武承嗣三思求

言于后曰始姪與母子執視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

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繼姪于朝者后高夢

鸞鵲兩翼皆折以問仁傑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二

子也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意

而薦張柬之等卒成反正之功神龍元年張柬之等舉

昌宗復位惜不能數盟大罪賜之死而滅其宗二張雖

已伏誅而三思尚存通於韋后高宗第七子昏庸

甚于高宗宮中點籌恣韋所欲帝在房州嘗謂后曰一

及復位上自昭容引武三思平陽王敬暉扶揚

入宮與后雙陸帝親為點籌竄五王王桓彥範漢陽王

張柬之南陽王袁恕已博陵王崔玄暉三思殺戮太子太

重俊入誅武三思崇訓之樞然後梟之朝堂而帝卒致

首獻太廟及三思崇訓之樞然後梟之朝堂而帝卒致

自毒其身。韋之罪視武何如哉。韋后弒帝于神龍殿立

臨淄王初封舉兵誅韋其功莫大。王與劉幽求等勒兵

幸親黨之故睿宗在位三年。睿宗在位不久傳位玄宗。睿宗

十四年開元之初勵精政事姚崇宋璟張九齡相繼

為相翕然見貞觀之治及相李林甫蔽主擅權黨惠妃

殺三子。武惠妃有麗譙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有異謀

為庶人賜死亂從此生矣天寶後。開元三十年楊國忠

因貴妃而為右相。國忠為妃激祿山之反倡幸蜀之謀

祿山破潼關國忠以身殉實皆禍由國忠宜乎與貴妃並

誅之也。帝次馬嵬驛國肅宗在位七年子即位靈武。

子東討賊吐鴻斬劉冕平安山史思之亂收復兩京

至德二載九月廣平王傲郭子迎還上皇。十二月上京可

云再造然寵張良娣任李輔國。張良娣殺建寧王倓

為張良娣李輔遷上皇。上皇居南內聽李泌遠引

衡山其能也郭儀李元勳令魚朝恩節制。九節度

緒以宦官節度由軍士廢立反授以旌節承襲以

啟藩鎮之禍。至德二載平肅節度使王玄志死上遣使

李懷玉推侯希逸因以為節度代宗。肅宗長子在少同

患難何即位後李泌不為元載所容匿之江西。出為江

使魏少子儀功蓋天下置之閒處至吐蕃入寇乃始召

之程元振忌子儀表請解副元帥明而諸鎮之逐節度

者命知畱後權知畱後者旋為節度始于河以此養成

禍階致有建中之亂李希烈據汴稱帝朱泚原

擢遷帝幸猶賴陸贄納忠于內李晟效忠于外晟以孤

禁而還京以來好貨黜賢用裴延齡則貶陸贄延齡判

力陳其不可遂罷信張延賞則疑李晟與延賞素自

相貶忠州別駕言罷晟獨始終愛護一盧杞李懷光勢上表揚盧杞

兵柄馬後遇赦欲用為饒州刺史袁高陳罷任一竇文場帝

京等兩三執奏乃以為禮州別駕罷任一竇文場帝

奉天還順忌宿將握兵以德宗代宗太子在之昏愚

甚矣順宗在位八子在東宮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乃

以嬰疾傳位憲宗位十五年剛明果斷初用杜黃裳

高崇文關劉李愬擒吳所向有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

皆思効順王承宗李元和年號可號中興矣顧晚節不

終信宦官承喜進奉皇甫論諸道進奉無得中御史

好仙迎佛佛骨于鳳翔雷禁中三日乃為陳宏志

官所弒諱言藥發暴崩穆宗憲宗太子忍父之仇甫過

公除卽事遊晏時三鎮相繼叛亂庭奏復據盧龍王

藝每珠塵

讀史論略

七

誠復據魏再失河朔不能復取而徒信方士其遭疾也
博六州亦以金丹至敬宗在位二年遊幸無常比昵羣小雖優
詔答丹辰之箴李德裕聽裴相罷東都之役
帝欲幸東都按修要與穆宗並以昏童失德劉克明之
弒帝夜獵還宮中官則又一陳宏志文宗中穆宗次子
澄等所立在恭儉儒雅銳于為治太和年號之政號為
清明其能殺宏志亦足伸其志也至是杖殺之然承父
兄之弊宦官撓權王守澄仇制之不得其術卒至甘露
之變禍及忠良不勝冤憤飲恨而已帝與李訓鄭注等
秦嗣金吾院有甘露降合仇士良帥諸宦官令韓約
見幕後執兵者衆詣帝告變因誣訓注等謀反皆殺之

武宗穆宗第五子中尉仇士良用李德裕而澤潞平
三鎮不敢有異志劉從諫率其子自為留後德裕勸
出師澤潞澤潞亦且善制奄寺仇士良去其黨不至橫行惜乎
求仙而好道築望仙觀以道士趙歸享國日淺宣宗憲
第十三子亦諸宦官嗣位明察沉斷從諫如流讀貞觀
政要輒慕效之人謂之小太宗自是而後懿宗宣宗長
王崇實所立則奉佛而已帝戒禮度僧尼迎佛骨至京
僖宗懿宗第五子中尉劉行深則遊戲而已帝善騎射
至睿津蒲博皆精妙尤善史稱昭宗懿宗第七子中尉
三年遷都洛陽有志興復而外患既成朱全忠內無賢
在位共十六年

佐天下大柄復歸宦官田令孜後繼以楊復恭又繼之
 以劉季述握兵肆凶與諸鎮實相表裏少陽可幽社稷
 可輸帝與崔胤謀誅宦官中尉劉季述乃幽帝于則椒
 殿可弒帝至洛陽朱全忠昭宣之立昭宗于朱全忠寄命
 諸侯手持璽綬于梁固其所也唐自高祖以來至昭宣
 凡二十一主歷二百八十九年而朱溫篡之唐遂以亡
 朱溫賜名全忠號梁太祖與唐晉漢周為五代按五代
 共五十三年凡八姓明在前于法又主皆都汴其為天下首惡莫
 如梁蓋梁祖以黃巢賊黨降唐弒二后二主何皇后昭
 未幾身亦被弒為次子友祚亦不長友貞討友珪而自

七年一年梁所滅後唐莊宗李存勗在與梁本世仇莊宗
 克用全忠莊宗百戰以成父志可稱英主及即位惑於
 內嬖皇后劉氏以非次得立溺於伶人從謙之弒有由
 然也伶人郭從謙作亂唐明宗因亂竊位名嗣源克用
 誣以反乃引兵據大梁及莊宗頗多善政乃傳子未幾
 被弒遂入洛陽即位在位八年而從珂弒之從珂明宗養子廢明
 在位四月宗子而從珂弒之帝而自立在位二年唐共十
 四年從珂與石敬瑭素不相悅其命之鎮天平也而有
 不拒命者乎從珂從敬瑭鎮天平敬瑭不拒命而有
 發兵致討者乎從珂從敬瑭鎮天平敬瑭不拒命而有
 救於契丹乃事之以父禮賄之以幽薊十六州幽薊瀛

莫孫檀順新媽儒晉帝之立固契丹功也。而出帝敬瑭

武雲寰應朝蔚也四年不聽桑維翰之言。維翰屢勸晉主與契丹和以契丹興卒以契

丹亡虜晉共十一年。景延廣十萬橫磨劍。適足以自殺

其軀而已。延廣謂契丹使者曰晉有十萬橫磨劍。劉知

遠漢高祖在屬胡騎北還中原之主。其得國最易而國

祚尤短。高祖在位二年共四年。雖劉崇弟漢高稱帝於晉陽。北

亦一傳而滅。崇子在位十七年。立而周祖聿興。郭威在三年

之間善政相望。庶幾五代之賢主矣。至世宗本姓柴周

在位英明武斷能自將所向無前。又勤于為治。惜功業

未竟而殂。恭帝世宗子在位甫立而陳橋兵變乃檢點

果作天子矣。世宗嘗于囊中得大簡題曰檢點作天子

後宋祖為殿前都檢點率師禦北漢次陳豈非天將啟宋祚乎。不然何世宗之賢而

祚之不永也。周三年夫五代之亂極矣。中原方戰爭不

息而江淮楚蜀閩廣之間割據者復星羅棋布。其中惟

吳越錢氏錢鏐稍為治安南唐李氏李昇稍知文物餘

悉淫亂昏虐。至如南漢劉鋹作燒煮剝剔等刑。尤亘古

未有。不有真主其誰拯斯民于塗炭乎。于是宋興而天

下又一治。太祖姓趙名匡胤以聖武之姿順天人之應

陳搏華山隱士聞帝受禪曰。天下自此定矣。即位都汴。首先

視學自為贊書。卹民善政次第施行。列國以次削平。德

讀史論略

元平南漢八年平蜀開寶釋宿衛藩鎮兵權信等典

禁兵羅王彥繩賊吏重法帝慎重刑辟與民休息迄于

不平及遣曹彬下江南諄諄戒以勿殺王全斌平蜀多

曹彬伐江南戒之曰仁義道德之風不讓漢唐矣至于

天下大器本應傳子帝乃奉太后遺命杜太后疾革召

謂帝曰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故汝至此汝百歲後當

傳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帝曰敢不如教普為

誓書藏舍德昭子而傳位太宗太祖弟在位及太宗

聽趙普豈容再誤之言卒背金匱之盟柴禹錫上變告

趙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安置房州且使德昭自裁帝克太

昭請太原之賞帝怒曰待汝日廷美憂卒在房州其視

太祖多慙德矣然能用寇準李沆張齊賢呂端蒙正諸

賢故政事修明百姓樂業所謂太平天子非耶當是時

獨契丹人寇邊境未寧至真宗太宗第三子在時遂有

澶淵之役賴帝不惑于欽若之請幸金陵陳堯叟之請

幸成都渡河而契丹奪氣寇準得奏奇功景德元年契

寇準勸帝親征乃幸澶州既渡河遠望見御蓋皆踴躍呼萬歲聞數十里契丹氣奪遂議和惜乎

事平而侈心漸生自謂封禪之議帝取澶淵之盟

禪以誇示外國帝意未決以經費賢如王旦不敢異同

問了謂謂曰大計有餘議遂定初議封禪帝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論

以聖意宜無不可乃乘間為且言且勉從之于是勞

民事神水旱交作所幸者其嗣主之賢耳仁宗立真宗

在位四年。太后垂簾。劉太后臨朝。十一年。王曾正色立朝。呂夷簡力持大體。至明道二年。親政之後。敬天勤民。慎刑薄斂。輔之以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文彥博、趙抃諸賢。暨王德用、狄青諸將。帥奠國家於苞桑之固。置百姓于衽席之安。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於乎仁矣。惟郭后之廢。為白璧微瑕。郭皇后與美人尚氏。陽氏。忿爭。詆訾。帝頗信之。孔道輔、范仲淹等皆以譏貶。帝無子。立濮王子宗質為嗣。號英宗。在位四年。臨政必問古治所宜。裁決皆出羣臣意表。雖嗣服不長。天下詠歌聖德。至神宗立。英宗太子在位十八年。用安石為相。而天下亂端又自此始矣。安石好學而泥古。帝誤用之。變更祖制。

引羣邪。呂惠卿、章惇等。啟邊釁。熙寧初。王韶上平戎三策。西北迄無成功。元豐五年。靈州。永立新法。農田水利。青樂之敗。死者六十萬人。帝始自悔。逐正人。韓琦、富弼、司馬光、范純民怨日叢。外患日熾。至于終夜不寐。繞榻而行。高遵裕帝其有悔心乎。而已無及矣。幸哲宗嗣位。神宗宣仁太后臨朝。英宗后高氏。相司馬光而黜蔡確。罷新法。一時中外相慶。不意光卒。光為相。盡除新法。京等相召用蔡京等。以朋黨錮諸賢。光為相。盡除新法。京等相復熾。于是金狄之難。萌徽欽之禍兆矣。徽宗神宗子端

王信也。在位十五年欲述父兄之志。帝初即位皇太后向氏
復元祐諸臣官而六賊以侈靡惑之。蔡京梁師成李彥
遂致中外騷然天怒人怨傳子欽宗。在位未及一年而
父子被虜舉族北轅。金兵南下徽宗禪位太子靖康元
去立張邦昌為帝夫約金伐遼。用趙良遼亡而宋即
隨之始終一和字誤之也。及金兵再至耿南仲專主和議
薛京師陷何處欲率兵巷戰。按遼自耶律德光以來
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遼太子是為太宗地廣兵強世為邊患。起唐天祐四年至
九主歷二百女真。金太祖完以萬人起海上一舉滅之。
其鋒不可當而宋自敗盟啟釁。遼張毅以平州來歸繼

金盟如此必失其體。不且圍城中僅有一李綱足以禦
敵而又罷之以謝金人。一任浪子宰相。終屈志貫和
其不為遠續者幾何哉。二帝既北康王遂南。康王構徽
元祐皇后孟氏遣使迎帝時李綱總理內治撫河東北
以固根本宗澤留守東京結山水寨以振遠圖。李綱請
招撫司河東經制司薦張所傅亮為之宗澤連皆一時
結河北河東山水寨諸路人馬皆願聽澤節制皆一時
恢復之上策也。乃每事為汪彥黃所抑帝卒納其避
敵東南之計又不都金陵不都襄陽而都臨安。有以知
帝無恢復之志矣。于是秦檜窺帝之意不欲迎還兩宮
因力主和議。雖有趙鼎岳飛韓世忠等文武協力而金

牌之召莫須有之獄遂成千古之冤岳飛不附和議秦檜一日以十二金

牌召還及罷飛奉朝請誣以子岳雲與張憲書命憲謀還飛兵因傳會成獄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書雖不

明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於乎帝真甘為小朝廷而不

恥耶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所幸陳康伯請下詔親

征虞允文大敗金師于采石金主亮南侵陳康伯力諫

采石誓衆滿江適允文稿奈何允文八可戰之說誤于

史浩允文言今日有人可戰以爲畫地而吳璘又復班

師三路十三州復爲金取也吳璘新復十三州三路三軍時

軍復爲金取孝宗太祖六世孫高宗育于宮中奉養上

皇始終無間信不愧乎爲孝第首召張浚倚如長城而

以符離一潰帝以張浚爲樞密使都督江淮謂陳俊卿

分道伐金二將不協復遣使議和中興之機於是乎絕

惟措置兩淮屯田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下朱子社倉

法于諸路雖君之法夏民無缺食雖武功不足而境內粗

安傳位光宗孝宗第三子而制於悍后生不朝重華死

不行喪禮不孝莫大焉壽皇居重華宮后李氏嘗饋壽

幸相帝問疾不從及崩帝稱疾不出後將禪祭臨朝仆

地賴趙汝愚與太皇太后孝宗定策擁立寧宗帝臨朝

乃詔嘉王擴即位意于太皇太后民心悅澤中外晏然

夫何寧宗卽位之始遽爲韓侂胄所惑竄趙汝愚至死

僂肯有定策功汝愚抑之及得志于是偽學之禁亦如
端禮門奸黨之碑胡絃乞禁用偽學之黨王允乞置偽
等凡百二十八人為奸得罪著籍者五十九人以趙汝愚
元定呂祖泰等五十九人蔡而僂肯勢益張流毒海內
及既誅之史彌遠復出僂肯定議使金公私困乏史彌
金人乃罷兵因皇子竑一言之怨乘國大喪矯詔廢立
其罪固上通于天而理宗亦安得為正其始哉寧宗無
室子貴和為太子張遠用事久太子惡之嘗書于几曰
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史彌遠聞之大懼帝崩彌遠矯詔
立沂王理宗在位四十年始信彌遠繼用賈似道丁大
全謂真德秀為真小人魏了翁為偽君子梁成名人賢

士排斥殆盡且其時蒙古方盛滅金金以政和五年稱
二十主一百滅夏夏自唐中興元年拓跋思恭據夏州宋
二主共二百其心未厭宋方自治之不暇而聽趙范趙
蔡請復三京之議橫挑強敵宋其殆哉范蔡請復三京
兵復至蔡等棄汴而歸元使使來度宗時理宗姪立為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泣涕雷之賜第西湖之葛嶺
五日一朝貪風大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襄陽國家屏
藩也被圍三年似道曾不以為意帝問似道曰襄陽之
日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至呂文煥以襄陽降元
不應及樊城陷文煥遂降元而都城不可守矣恭宗度
藝每殊塵 讀史論略

次子韜立未二年而北狩元兵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去宗即位福州度宗長子陳宜中張世傑在位三年而崩于嶺南嗣帝度宗末子即位于遷厓山而元張宏範來攻張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而宋遂亡於乎當日之事勢雖去而汪立信沿江之計道請沿江置屯戰守並用似道不聽文天祥四鎮之謀天祥請境內分爲四鎮于揚州都以爲未嘗不可有爲也而前阻於似道後惑于宜中令宋十八主三百二十年之社稷竟湮沒于洪濤巨浪中張世傑兵潰于厓山陸秀夫負帝以是知天之不欲存趙氏而元興矣元白太祖起幹難河

世太宗窩濶宗台定宗至世祖太祖孫憲宗同母弟名忽必烈至元十六年滅宋一統天下都燕京先是遼金西夏交征合戰起滅紛紜至是天下又庶幾一治史稱世祖度量宏遠信用儒術如用許衡擢趙孟頫等二十餘人頒歷授時定朝儀行鈔法捐逋租宥死罪其開國規模有足觀者成宗世祖孫在位十二年善于守成武宗成宗元子慨然欲創制改法至元世祖號大德成宗號之政稍變更矣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成憲厥惟仁宗武宗同母弟甫即位以周程十賢從祀孔廟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從祀孔子廟詔行科舉遣使巡行天下問民疾苦止征

真每殊甚

讀史論略

三

伐戒奢靡而事太后以孝待宗戚勳舊以禮可不謂賢乎惟舍姪立子負武宗恩夫武宗有子二人長和世球明宗次子圖帖睦爾宗文子方傳仁宗時約以次傳於和世球延祐三年議建儲嗣時鐵木迭兒欲固位取罷乃議立英宗在位三年迨英宗南坡被弑帝自上都還駐驛南坡為鐵木迭兒所弑泰定以支庶入繼大統在位五年能剪除奸逆誅鐵木迭兒等憫恤忠賢亦賢主也泰定殂而和世球武宗長子即位為明宗泰定三年出鎮雲南乃遣使迎立之在位八月圖帖睦爾武宗次子復襲位為文宗明宗次子文宗不傳已子而傳寧宗明宗次子寧宗夭折傳于其兄是為順帝在位

三十當是時伯顏專權自恣遂有異圖伯顏為右丞相至元元年六月敬敏子唐其勢反伯顏誅之七月伯顏顏弑皇后伯牙吾氏專權自恣天下知有伯顏而巳脫脫大義滅親柳林下詔脫脫伯顏弟之子與帝數伯置南恩州乃反伯顏之政中外翕然至正以後帝溺伯顏道死于娛樂術行西僧房中運氣無于時劉福通立韓林兒為徐壽輝號天完方國珍據溫台慶明玉珍據成都張士誠據泰州陳友諒據江州等狼顧鴟張乘機竊地而宦官朴不花搆思監相為固結四方警報壅不上聞至中山徐達開平春長驅直入而都城夜開帝已北去凡傳十世歷八十八年而亡于是明興而天下一

治明太祖姓朱諱元璋在位三十一年以淮右布衣句客慨然有安明天下之志所威名既著所豪傑景從文則有劉基宋濂等武則有徐達常遇春等武義旗所指靡不向風然後定鼎金陵命將四出一舉平漢陳友再戰滅吳張士三駕而元主遠遁凡一切盜名竊字者剗削消磨如日出而燭火自熄巍巍乎其有成功矣登極之後收制度易服色定禮制樂戒母后臨朝禁中官預政洪武三十一年海內熙洽號稱太平所惜者求治太急用刑太嚴賴馬后仁慈隨事救正則中宮之助所係豈淺鮮哉后每勸帝以仁為本太孫建文繼統文太子之子在位四年靖難兵入遜位後尊廟號曰惠皇帝仁孝性

成無幾微失德而不保厥終蓋天意在燕非帝有以致之也燕王始封然燕王始封蓄志不軌既已疑之論建文天及其來朝乃復縱之之既縱去而又詔讓之及靖難兵起燕王起兵又戒將士無使朕負殺叔父名初命耿炳文北征戒炳文語則真宋襄之仁也子今之趙括也誤聽黃子澄薦李景隆燕王聞之曰九江膏梁豎子今不能支召還喪師辱國遂至金川失守大內灰飛隆果不能支召還喪師辱國遂至金川失守大內灰飛李景隆開金川門迎大兵入蜀入滇西南流落可悲也入須臾宮中火闔宮自焚帝親髮出亡至正統五年詣恩府自壽終雖方孝孺帝稱建文皇帝迎入大內號老佛以壽終雖方孝孺召孝孺草詔不從哭且練子寧副都御史族誅鐵鉉部尚書景或祖大怒夷十族練子寧副都御史族誅鐵鉉部尚書景清肅犯駕事覽毒罵不已挾其齒與諸人忠義之氣血御衣命鐵鉉刷其肉盡罵已諸人忠義之氣擄

讀史論略

天揭地亦何補哉成祖永樂位太祖第四子在誅戮忠臣

慘刻特甚而即位之後修德行政任賢去邪所謂逆取

順守者歟八年改都燕為北京二十二年親征瓦剌十

三年自是每年北征仁宗成祖長子監國幾二十年

及登大位即出夏原吉于獄咨以國事原吉以謙親征

臨繫所復原且謂方孝孺輩皆忠臣宜從寬典復委任

黃淮楊溥塞義楊士奇君臣同心希風三代洪熙之政

美不勝書惜甫替晏駕而高煦封漢王子狂背遽爾稱

戈宣宗仁宗長子聽楊榮親征之請克除大憝高煦反

親征討復聽楊士奇之謀保全趙王成祖第三子不失親

親之禮高煦既倫羣臣請殺師王陽士奇不可帝

息宣德十年之間欽文昭武功德俱隆惟胡后廢子孫

別宮慈立貴妃為皇后戴綸死綸以諫獲見陳祚囚勸

帝御經筵講不無遺憾焉英宗宣宗長子初為正統八

年在位其正統初任用三楊南楊號西楊溥號天下又

安皆張太后正統初太后崩正統七年而生殺之權盡歸

王振內治不修邊疆不守也先瓦剌入寇挾帝親

征遂有土木之變師次土木敵四圍之幸郕王監

國宣宗第二子英宗北狩景皇帝獨任于謙一意固守

反危為安假使聽徐瑾願南遷之議其不為南宋者

幾希也先以送上皇為名入紫荆關惟迎復闕禮北使

和帝命李實使北止言報禮不及迎復皇嗣收封

躍是人心向未去也何南宮復辟上皇居南宮景帝不

無思竟令于謙社稷之臣寃沉東市亨等誣謙與王文

而亨等亦卒以反伏誅亨與吉祥皆然天順八年

用一李賢庶事成理而不忍除景泰年號石亨請黜景

鳳陽建文次子年二歲其尤為盛德歟

宗英宗長子在位二十三年崇事兩宮定慈謚太后之號尊慈皇后

太后生母周貴忘戚王易儲之嫌復于謙之故謙自

烈也及彭時商去位劉吉萬安秉鈞以汪直

為腹心置西廠命直提以李孜省通政司事受密命誘

直林俊以劾繼曉世發內庫銀造佛善為耳目雖有懷恩抗

如三大弊政何罷官幸孝宗憲宗第二子繼統

仁孝謙恭四相徐溥劉健李同心輔政去萬安而名王

怨委劉大夏以軍國大事夏掌兵部宏治十八年間

讀史論略

三

君明臣良。百度具舉。其失在鄒智之貶。智嘗劾內閣萬

吉所陷貶楊茂仁。為李興陳鏡所李夢陽之獄。及夢陽

既釋。中外權呼至德如天地也。夢陽既斥壽寧侯張鶴

復職奈何武宗立。孝宗長子在而劉瑾用事。瑾以司禮

兵雖有以死報國之韓文。文為瑾所厄罷官棄猶不能

勝奄宦之勢。况伴食中書哉。李東瑾伏誅瑾陰謀不軌

得反狀而江彬奸黨又起。率兵入衛。時近臣託言京軍

兵將入衛于是邊將江導上游獵巡邊。正德十三年自

稱威武大將軍。未幾宸濠反。賴王守仁起兵南贛。宸濠

就擒。宸濠攻安慶守仁起兵人南昌宸濠解安慶而上

假捕濠餘黨出巡。久駐南京。楊廷和梁儲等屢請回至

豹房大漸。上多留乃始知前此皆由朕誤。今當與輔臣

議處晚矣。遺詔立興獻王。憲宗第子厚熹嗣位。為世宗

嘉靖四十五年世宗以孝宗之姪。武宗之從弟。以弟承兄大統。

則考孝宗而叔興獻。毛澄等議是矣。顧乃聽張璁之邪

說。謂上非漢哀。宋英可比。非定陶濮王成迹。可拘遂考

興獻。皇與獻。漢哀帝定陶恭王子也成帝立為太子及

復奉定陶共王祭。宋英宗漢安懿王子也仁宗立為

為之子不得顧私恩。張璁言漢哀宋英皆預立為皇

當立非為孝宗後也。上論閣臣曰朕考任私恩而忘大

義和語廷則是武宗遺詔不能因世宗而延其嗣反召興

獻而亂其統於是大禮之議紛紛而大獄因之以起慎

等二百二十餘人跪伏左順門哭聲震闕帝其後任用

嚴嵩父子嵩為相二十黨惡橫行文華等忠良戮辱

徐學詩沈鍊王而徒日事齋醮自號長生聖智帝君以

道君也四十五年幾無一善可紀而穆宗世宗第七子隆慶

六年間凡先朝建言諸臣生者錄用死者優卹帝卽位

十齡張居正當國大要在尊主權綜覈名實不可謂非

救時賢相也繼用葉向高尤得匡救之力而無如好逸

好勝好疑好貨都御史張養蒙上言四十八年間外

則礦稅貂璫四出擾害居民內則妖書有投匿名書

約言鄭貴妃欲危太子事帝大怒下令挺擊持挺闖入

東宮擊傷內侍衆執之犯名張差問官定為風癲而提

事遂寢而邊庭又見告矣總兵杜松劉光宗泰昌宗

八月後為泰昌元年僅一月而崩熹宗光宗長子既立李選

侍尚恃寵居乾清楊漣左光斗亟請移宮以正名位侍

光宗如光宗崩左光斗奏請移宮楊而李可灼之進紅

丸光宗服紅丸次日崩上賞可與張差挺擊入宮事論

藝文類聚 讀史論略 三

者各主一說誠如倪元璐所謂各有其是未可偏非元璐疏云主挺擊者力護東官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九者仗義之言爭紅九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彌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六者各有其是未可偏非奈何逆瑞害人則借三案羣小求榮則又借三案何逆賢魏忠賢亂政作三朝要典翻三案以陷楊左諸賢為一網打盡之計天啟七年之間瑞惡滔天國脉傷元氣盡矣故亡明者罪在熹宗而不在懷宗也懷宗光宗次子熹宗弟英明剛健自信邛入登天位初封熹宗乳母稱奉其屍斬崔呈秀死詔並誅客氏客氏熹宗乳母稱奉其屍天下快之惜無知人之明所用温體仁周延儒楊嗣昌皆所謂亡國之臣也一二蹇蹇謬謬如黃道周劉宗周

皆以直言罷去廟謨失算禦敵無人致崇禎十七年李自成直犯都城天子被髮投繯身殉社稷且曰任賊分裂朕尸勿傷百姓一人於乎其不愧為高皇帝子孫矣自古亡國之正未有如有明者明十六主歷二百七十七年其亡也明之亡也獻張獻忠闖李自成二賊擾亂中原屠戮之慘補筆張角黃巢為更甚而盈廷聚訟曾無捍禦之策大清世祖皇帝提兵入關首驅逆闖為明復仇不數年間天下底定其大一統之模實與唐虞三代比隆豈特軼末明駕漢唐而已哉然則天下一治一亂一興一亡視乎其君亦視乎其君之用人秦不足道也自漢迄明

讀史論略

人才何可勝數。茲特舉其尤著者。漢有天下。詔定元功。位次則蕭何爲首。迄于蠡達。凡十八人。蕭何曹參張敖。而良平不與焉。按班。而無奚涓薛歐周昌丁復蠡達。而良平不與焉。孝宣圖功臣於麟閣。則霍光以下。迄於蘇武。凡十一人。大司馬大將軍。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東漢圖功臣於雲臺。則自鄧禹迄卓茂。凡三十二人。漢復辟景丹。蓋延馮異耿種臧宮馬武劉隆馬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壁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彤劉楨。以上爲雲臺二十八將。又益以王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明德皇后常李通竇融卓茂。馬援以椒房之親。不與。明德皇后而來。歛歛。戰攻連年。平定。備羌。憂國忘家。忠孝著。日何

以遺之。唐圖功臣于凌烟。自長孫無忌至秦叔寶。凡二十四人。長孫無忌李孝恭杜如晦魏徵房玄齡尉遲敬德。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而張亮侯君。虞世南劉政會唐倫李勣高士廉秦叔寶而張亮侯君。集何以與焉。二人皆以。宋圖功臣於昭勳崇德閣。則太平興國後。首趙普。迄韓忠彥。共十六人。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高拱司馬光韓忠彥。而呂端寇準杜衍。范仲淹何以不與。靖康以後。首呂頤浩。迄趙汝愚。凡八人。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浚而李綱宗澤岳飛何以不。與。乃列史浩于中。浩嘗主和議王十朋明功臣廟則首徐。達。迄孫興祖。凡二十一人。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沐英胡大海馮國用趙德

勝賦再成丁德興俞通海華高張德勝吳而馮勝以平
 良吳頑唐良臣康茂才吳復茅成孫興祖以平
 功封右柱國同參軍國事以平中原功多封
 後數佩印巡邊加太子太師傅友德以平中原功多封
 南特進祿勳蓋以死國除何以不與焉其運籌帷幄言
 不聞罪狀見疑以死國除何以不與焉其運籌帷幄言
 聽計從如子房之於漢高孔明之於昭烈公瑾之於孫
 策王猛之於苻堅鄴侯之於肅代青田之於明祖雖功
 業不同而知遇則一也其身係天下安危如霍子孟郭
 汾陽裴晉公韓魏公司馬溫公千載曾無幾人其定大
 難建非常如呂后之亂而有平勃武后之亂而有狄梁
 公安史之亂而有郭李李希烈諸鎮之亂而有李西平
 澶淵之役而有寇萊公土木之變而有于忠肅宸濠之

亂而有王支成至如關壯繆張睢陽宗雷守岳武穆余

忠宣元余闕為淮南宣慰使分守安慶會陳友盧忠

烈明盧象昇總督七省辦賊屢勝會督師欲分四路襲

忠烈諡功雖不成而正氣塞于兩間矣其抗節莫如顏

真卿為盧杞所陷使宣慰而宋行人洪皓使金不屈起者

十五元行人郝經州守節不屈十六年亦不在蘇武下

也漢武帝使匈奴東漢士多節義而黨禍以起君子

無以自全獨黃叔度郭林宗不為危言覈論與申屠蟠

並得免于黨禍唐牛勣李德裕之黨有君子有小人宋元

祐黨人則類皆君子至明東林諸君子越漢唐而上之

而罹禍更無窮也。東林始于萬歷間顧憲成倡之至天啟時魏忠賢亂政矯旨逮東林黨人

殺戮盡制晉俗風流相尚而祖逖擊楫渡江。史中流擊楫

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太真灑泣登舟。蘇峻反溫嶠泗泣

與下壺。蘇峻陷宮闈壺為尚書令力桓彝為宣城內史

攻城斃守經慷慨死難其忠義有足多者至如玉逸

少清貴有鑒裁陶淵明托契孤遊不慕榮利高風足尚

焉南朝故多名士大都能為褚淵生不能為袁粲死粲

宋司徒以謀誅蕭道成不克下迨五季廉恥道喪至馮

道極矣。漢周及契丹而亦尚有韓通。周侍衛副都指揮

禁中編謀帥眾禦之程福贊。為後晉右廂都指揮使契

為軍校王彥昇所害

身自焚營欲為亂賈唐末進退不汚者尚有一司空

圖柳榮希賊臣意弔圖人朝圖陽為在韓偓之右濮州

審知終身不食梁祿王徽欽被虜尚有一李若水金人

絕口金人以及裂頸而哭罵不與晉之庾珉王雋劉聰逼

青衣行酒侍中辛賓鄭辛賓抱帝勸哭死之同為悲

憤死也謝枋得不屈而死枋得道入建陽魏天祐通之

當與信國殺于燕京之柴市並行至于有明季年殉難

方壽景諸公而下甲申殉難范景文城陷赴龍泉倪

元璐繼李邦華自經文而下尤不可更僕數也歷代多

外戚之患而當武后時乃有一武攸緒棄官隱嵩山不

卽漢之陰興光烈皇后弟帝數欲封之固辭晉之褚裒康

尙書事袁上疏固請居藩亦矯矯也宦官之爲禍烈矣臣官

而乃有呂強強在靈帝時例得封侯固辭不受數張承

業唐河東監軍莊宗稱帝承業仰明之金英徐統北侍

遷之議英大言懷恩救林俊于獄斥太監譚吉憲宗賜

莊吉日天下河山皆亦不可沒其美也君子不得已以

風烈著聞如朱雲折檻上書斥張禹爲鄙夫請斬之

從龍逢比于遊矣張綱埋輪漢安元年遣入使巡行風

洛陽都亭日豺狼當道安張陵叱梁冀元嘉中歲首朝

問狐狸遂勅大將軍梁冀張陵叱梁冀賀梁冀帶劍入

省陵阿叱之羽申屠嘉折鄧通漢文帝罷鄧通將斬之

上使召禰衡罵曹瞞操小字瞞衡嘗坐操駱賓王激討

武曌李敬業起兵討武曌顏杲卿罵安祿山杲卿守常山

死罵不絕口段秀實笏擊朱泚泚謀僭位秀實以柳伉

之請誅程元振元振上疏言陛下欲存宗廟獨斬元振胡

銓請斬王倫秦檜王倫借金使來議和秦檜二人呂祖泰請

誅韓侂胄祖泰奏劾韓侂胄陳東請誅蔡京等六人東

忠賢劾忠賢二楊繼盛疏劾嚴嵩父子嚴嵩十莫

非忠義激烈足以懾服羣奸也文如董子之策賢良紳

舉賢良凡賈生之策治安流涕者可爲痛哭者一可

三對策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大息者

六賈山之至言

山言治亂之道借鮑宣之上哀帝書

用事孫息貴幸宣為諫議大夫上書極諫

蘇氏父子之上皇帝書

帝書上仁宗

皇帝書諸葛武侯之出師二表

魏徵之十思十漸

疏日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與繕則思知止處高則思謙沖懼盈滿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撝節在晏安則思後患慮壅蔽則思延納疾謏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備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又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

姚崇之十事要說

以十事欲相崇先凡十條帝嘉納之

願政先仁恕二願不倖邊功三願法行自近四願官官不傳與政五願罷無名貢獻六願戚屬不得任臺省七願絕佛道營造十願鑿祿茶闍梁之亂為萬代法

宣公

陸之奏議劉蕡之對策

賈對策指斥官官杜牧之罪言

牧憤方不法朝廷措置失術言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賈讓取魏最下策為浪擲嫌不當位而言故名罪言

之言治河

讓言治河有三策徙冀州之民放河使北入海也

趙充國之策屯田

充國上言緣邊屯田以禦虜有十二便

徙戎

晉時關隴屢為羌氏所擾統作徙戎論

王朴之策平邊

朴獻平邊策於周世宗言

韓子之原道論佛骨表

歐陽

修之本論

並為經世之文有關於社稷生民者也自古

文章皆從經出而經學莫盛于兩漢至以經術飾吏治

故漢之循吏史不絕書而道學之名則始于宋自程朱

以來下逮薛瑄羅欽顧成高攀固為一脈相傳而金谿

陸九淵姚江王守仁亦何可盡非者總之學不惟其名惟其

實君子立德立功立言如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

爲已正會蘇立收立言
有道學
退獨善其身可也兼善天下可也若夫悠然於夕夕
寧漢處士魏孫登居隱居林逋宋處士隱居杭州孤山倪瓚元高士
者流得失不知治亂不聞則又超然於評論之外也已

藝海珠塵

子部譜錄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南滙 陳 鴻書 麟玉校

異魚圖贊

楊 慎篁 仕履已見

卷一目錄

總贊 鯤 魴鯉 赤鯉 嘉魚 蒲魚 八魚
異性色 鱖 鮒 鮓 鱒 鮓 鮓 鮓 鮓
鱸魚 鱒魚 洄魚 時魚 鮓魚 鱖魚 鱖魚 鱖魚
鮓 郎君子鯨 鮓 鱖魚 鱖魚 又 鮓

又魚舅 弓魚 鱒兒

總贊

魚之為字燕尾相似水蟲之中實繁厥類鱗鬣風濤抑龍之次百種千名研桑莫記圖贊所取亦祇以異

鯤

鯤本魚子細如蠶茸莊周寓言鯤化為鵬譬彼詩頌雕育桃蟲千古言詮誰發其矇○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為鯢此寓言也按內則卯醬卯音鯢國語亦云魚禁鯢萬里皆以鯢為魚子至小之物也莊子乃以至小為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後人不得其意晉江道詩曰巨鼈戴蓬萊大鯢運天池倏忽雲雨興俯仰三洲移孫放詩巨細同馬物化無常歸修鯢解長鱗鵬起扇雲飛無翼傳積風仰凌垂天翬皆不得其言也雖郭象之元奧

沉思亦誤况司馬彪輩乎後世禪宗佛子却得其意故有龜毛兔角石女懷胎一口吸盡西江水新羅日午打三更之偈亦可信以為實事耶余嘗謂天地乃一大戲場堯舜為古今大淨千載而下不得其解皆矮人觀場也○元儒南充范無隱有是說而余推衍之

魴鯉

伊洛魴鯉天下最美伊洛鯉魴貴于牛羊洛口黃魚天下

不如河洛記引諺

赤鯉

務光憤世自投盧川盧川水伯赤鯉送旃易名琴高化形而仙至今揚光清冷之淵事見符于畫圖有水仙赤鯉者即其人也

嘉魚

滇池鮒魚冬月可薦中含腴白號水母線北客乍餐以
為麪纜樊綽○甫夷志蒙舍地有鮒魚大者重五斤西海河及滇池冬月多鮒魚

鯿魚

浮玉之山北望其區茗水出焉中多鯿魚胡蝶所化列
夢長須嶺表錄異嘗有人浮南海泊於孤岸忽有一物如蒲帆飛過海將近舟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碎墜舟上視之乃蛺蝶也去其翅足稱之得肉八十斤噉之肥美如魚此蓋蝶將入水化魚者也胡蝶化魚此又一證

鱸魚

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東南佳味四腮獨稱金盞玉膾擅
美寧馨

鱣魚

鱣魚逆流不過鎖江在叙州灘崩秭歸癸卯年事又隔巫陽魚
官空設玉板不嘗黃魚一板

洄魚

河豚藥人時魚多骨兼此二美而無兩毒粉紅雪白洄
美堪錄西施乳活水羊腓熟洄魚一名水底羊

時魚

時魚似魴厥味肥嫩品高江東價百鱸鮓界江而西謂
之瘟魚棄而不餌

鯪魚

鯪魚偃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或名曰鮎粘滑是因爾雅

鯪魚

鯪形如帆與便面同厥足二六雌常負雄漁人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南醬是供

鯪魚

魚有鯪鰭一頭數尾有脚如蠶食之肥美

郎君子鯪

郎君子鯪雄雌相雜置之醋盂逡巡便合下卵如粟頃刻廿卅善治產難誕生如達本草名郎君子元文類作郎君子鯪

鯪音題

魚有名鯪匹妙切亦號為鯪化而為人曾謁仲尼鼠載鱗

甲由也仆之陳蔡之厄天濟聖饑衡波傳

鱮魚

潛有鱮魚飛有鱮鳥同是一物互為形表鳥藏魚出變化莫曉

鱮魚

鱮似蜥蜴一卵百子或如白虺或成蒼兕喙餘三尺長尾利齒岸掉渴虎人肉為勝造化至仁胡乃育此

又

南海有魚其名爲鱷其身已朽其齒三作李淳風物類相感志

鯨

魚有鯨鯨或名江豚欲風則涌恒隨浪翻

又

鯨鯨之魚出淮及五湖黃肥不可食大如百斤猪數枚相隨沉浮自如魏武帝四時食制

魚

嘉州魚鼻載新厥名鱗鱗迎膝夫豈其甥其文實鮫江圖可徵說文鮫一俗當互

弓魚

西河弓魚三寸其修誰書以公音是字謬又晒多子亦

孔之羞弓魚見魚譜今誤作公○真中俗諺既誤作公

子雲南和尚豈無兒

鱷兒

鱷兒極眇僅若針鈎盈咫萬尾一筋千頭漁師取之不以網收來如陣雲壓幾沉舟名曰跳鯢厥義可求

卷二目錄

鱧魚 勁鱧 石首魚 石首化鳧 比目魚

王餘 鰕魚 鱮鱮魚 文魮 又 飛魚 王

鮪 丹魚 鮐魚 望魚 鮫 又 龍魚 又

異魚圖贊

異魚圖贊

六

烏魚 瓊魚 石桂魚 橫公魚

鯪魚

吞舟之魚其名曰鯪背腹有刺如三角菱罾師畏之網

羅莫膺臨海水
土志

勁鰓

南越勁鰓揚鬚排流洞腹養子朝泳暮游臍入口出貯
水若抽鱗皮斑駁可飾綉絳

石首魚

石首之魚有石在頭瑩白如玉可植酒籌石首魚一名
石首化鳧

石首化鳧

南有魚鳧國古蜀帝所都婁縣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魚

鳧之名義斥此可求諸張勃
吳錄

比目魚

東海比目不比不行兩片得立合體相生狀如鞋屨鰈

實其名

王餘

王餘孤遊比目雙逝水既有之陸亦相儷單鵙匹鷺性

亦相似易林鷺必匹
飛鵙必單栖

鰈魚

鰈實四足而有魚名頭尾類鰈岐岐而行長生山澗出

魚身未甚

異魚圖贊

七

入沉浮云是懶婦怨對自投異物志舊贊

鰓鰓魚

鼓翮十運一翼翮翮厥鳴如鵲鱗在羽端郭璞鰓魚贊

文魼

形如覆鉢包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閭閭與道會可

謂奇魚郭璞鰓魚贊

又

海經鴛鴦江賦文魼孕璆音磬鳥首魚尾出鳥鼠穴禹貢攸紀

飛魚

飛魚身圓長丈餘登雲游波形如鮒翼如胡蝶翔泳俱仙人膏封曾餌諸著藻灼爍千載舒衍王子年七言頌

王鮪

王鮪岫居科斗其面性最有毒獺所不噉人饒食之肥美盈噉

丹魚

丹水丹魚出于南陽以夜伺之浮水有光夏至十日其期不爽取血塗足水上可行抱朴子

鮐魚音陷

海有鮐魚衆魚蓐母魚欲生卵觸腹以首蛇醫鴈奴物

藝海珠璣

異魚圖贊

性固有

望魚又名刀魚

明都滏澤望魚之沼形側如刀可以刈草魏武帝四時食制

鮫魚又名魚虎

天淵魚虎老化為鮫其皮朱文可飾弓刀

又

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

則不復楊孚交州異物志舊贊

龍魚

龍魚一角似鯉居陵候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鷲九域騎

龍上升文選龍鯉角即此也

又

龍魚之川在汧之塽河圖授羲實此出焉神行九野如馬行天

烏魚

烏魚戴星禁在仙經鮫鯢鱉紛其別稱其膽獨甘以是為徵

瓊魚

仙人上藥劉淵瓊魚昔西王母漢武受圖銀刀尾尾今乃其餘衛漢武內傳

每未

異魚圖贊

凡

石桂之魚天仙所餌猶有桂名鰕借音爾流水桃花真
隱詠美鰕魚即石桂魚又名鰕魚仙人劉憑所食

橫公魚

北荒石湖有橫公魚化而為人刺之不殊黃之不死游
鑊育育烏梅廿七煮之乃熟約神異經元黃錄○魚象游于露鑊乃此魚也其性自然乃矯誣以為瑞應

卷三目錄

- 髮魚 琵琶 含光魚 鰕魚 婢履奴靨 石
- 斑魚 戴星魚 鎗魚 鰕魚 鰕魚 何羅魚
- 鰕魚 鮐魚 鮑魚 鱸魚 鱈魚 鱈魚 烏

- 鰕魚 鰕魚 青魚 鮑魚 竹頭鱒魚 鱈魚
- 鮓魚 沙魚 鱒魚 蘆鱒 鰕魚 鱈魚 海
- 鱈魚 鯨

髮魚

髮魚帶髮形如婦人出于滇池肥白無鱗魏武帝四時食制

琵琶

海魚無鱗形類琵琶一名樂魚其鳴亦嘉聞音出聽曾
識瓠巴沈懷遠南物志

含光魚

含光之魚臨海郡育南人鬻炙雖美而毒煎燔已乾耀

夜如燭沈懷遠

鮓魚

鮓魚長咫大如竹竿爆之為燭光明有爛脊骨又美可

作羹餐臨海水志

婢屍奴屬

魚有婢屍亦有奴屬其名雙偶其形兩肖味皆堪噉出

臨海嶠

石斑魚

石斑蟠蟲虎文形蚓蝦螯為牡水邊呼引石斑即走上岸合牝其性既惡羹不可飲

戴星魚

戴星之魚背有星文點點均樂因之名云

鯧魚

鯧魚兩肋大肉堪鬻魚之粳米其骨亦軟號狗磕睡謂

無餘衍○鯧魚只有一脊骨治之以薑葱魚之以粳米其骨亦軟食之無餘俗號狗磕睡魚

鬻魚又作鯧

鬻魚之味其美在頰古嗙有之價鬻世宅鱸腮沙刺黃

骨鯧脊南烹所珍百倍秦炙○古諺云寧去屢世宅不

在腮沙魚之美在刺○南中入郡志黃魚形似鱸骨如葱可食郭義恭廣志云犍為郡犍道縣出臙骨黃魚

鰾魚

藝每朱墨

異魚圖贊

七

敝笥在梁其魚惟鰥其大盈車餌以豚豚鰥死以餌士
死以貪子思子曰鰥食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何羅魚

何羅之魚一身十首化而為鳥其名休舊竊精于春傷
隕在曰夜飛曳音聞春疾走

鱒魚

周成王時揚州獻鱒其皮有文出樂浪東漢神爵初捕
輸考工

鯨魚

東方有魚其形如鯉其名為鯨六足鳥尾鱗為之母胎

育厥子

鮪魚鱸鯨鱓

樂浪潘國魚之淵府異哉鮪魚鮓有兩乳鮪鱸鯨鱓各
以類聚漢獻大官叔重是取五魚皆出樂浪潘國并見說文

鮪魚

魚之美者東海之鮪伊尹說湯水羣首茲徒聞其名而
形未窺

鰻魚

遼東淇水鰻狀如蝦無足長寸形如股又茲雖微蠹其
味特佳

烏鰂魚

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吸

波溟墨迷射水萬振海物異名記

魚有烏賊狀如算囊骨間有鬚兩帶極長含水喫墨欲

蓋反章

烏則之魚鵝又作鴨即鵝也今俗名山呼烏所變海若小史懷墨帶

算須與其足皆在眼畔風波稍急粘石為纜章舉石距

同狀異面食品所珍圖畫悉綯呂氏春秋注引古月令曰九月寒烏入水化為

烏則魚之入月令七十二候者惟烏則爾○天台智顛禪師請禁海際捕魚滬陳宣帝勅答曰此江既無烏則

珍味宜依請觀此烏則之味為食品之珍尚矣○章舉石距烏則之別種見日華子○今山東登萊有之名入

魚帶

鰻鱺

海鰻江鱺善攻岸碕又善升木水居畏之既愈人痾復

禪牛肥驅蟲如掃茲功亦奇

青魚

江有青魚其色正青泔以為鮓曰五侯鯖枕如琥珀可

以籠燈亦為冠筭以啟麗婷魚枕即青魚枕骨也

魴魚

黃帛其魴石鼓攸鐫查頭縮項味珍襄川詞林藻詠名

攝錦牋魴即魴

藝海珍唐

異魚圖贊

三

竹頭鮮魚

張揖廣雅柵竹頭鮮滇池所饒亦名竹丁魚以為鮓案酒薦馨

鮐魚

鮐惟妾魚厥形如瓜亦名為鮓同彼狹邪淫蟲相適其味苦嘉說文魚部凡一百三始鱣終鮐

魷魚

魷魚味爽可析朝醒左晉虞郎獻于帝庭其方俱在食經可徵

沙魚

沙魚二族胡沙白沙譽自鮫魚其實稍差功入金匱名號日華

鰾魚即蟾也

上龍之屬苻莖苓根化而為鰾黃白異壘抱朴子曰苻之屬化而為鰾有黃白二種白鰾出交趾

蘆鮮

蘆鮮之魚產蘆陵南俗以為醬海岷所甘鮮音胞

鱖魚又作鱖

吳楚鱖魚其文如蜀薦以上春美而多刺

鯨一名鯨喙銳大腹長齒羅生上下相覆音混於鱷而不同物鱷又作鮪

海鱸鮪同

魚之昆巨曰海鱸爾舟行逢之不知幾里七日逢頭九日逢尾產子仲春亦徧海水

鯨魚字一作鯨又作鮪

海有魚王是名爲鯨噴沫雨注鼓浪雷驚自作明月精爲彗星淮南子鯨魚死而彗星出

東海大魚鯨鯢之屬大則如山其次如屋時死岸上身長丈六膏流九頃骨充棟木明月之珠乃是其目魏武帝四

時食制

嗟海大魚蕩而失水螻蟻制之橫岸以死輜重君海不可以徒策士之談譬其有理苑說

卷四目錄

鼉鼈 鼉鼈 海月 海鏡 又 陵龍 山蟻

山蟻 海蛤 江瑤柱 又 紫蚌 石決明

東海夫人 海牛 大蟹 彭蠡 沙狗 擁劍

招潮 倚望 石蛭 蜂江 盧虎 直螯 蠟

房 蚶子 貝 蚌 螺 蜃 廬

鼉鼈音迷

鼃鼃海鮠名曰鼃鼃形大如麋出自沙噀一枚剖之有三斛膏說文名曰鼃江賦名鼃鼃臨海水土志曰海鮠實一物也

鼃鼃

鼃鼃龜頭鼃身蝦尾斑似玳瑁漫無甲指暉飾弓軸細帙增美

海月

海物正圓名曰海月指如搔頭有緣無骨海賦江圖藻詠互發

海鏡

海鏡殼圓中甚瑩膩腹有小蟹朝出暮至或生剖之蟹

子跂跂逡巡亦斃

又

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虛有咸受羨補不足人固有之無惑乎物

陵龍

陵龍之體黃身四足形短尾長有鱗無角南越海人嘉羞見逐臨海水土志本贊

山蟻

嶺表蟻蟻是曰山龜人立其背可負而馳木楔其肉聲吼如牛巧匠琢之以為梳篦

藝海朱

異魚圖贊

七

山蟻說文蟻以胃鳴其音如鼓洛神賦所云馮夷鳴鼓是也

蟻惟水龜溆陵是育其緣中文其甲堪卜馮夷所命切

和靈曲漢郊祀歌馮夷切和注馮夷水神命靈蟻也

海蛤

海蛤魁陸瓦瓏鑛殼外眉內渠形摯渾朴萬震南州志贊○注眉高

為眉渠疏為渠

江瑤柱

江瑤柱句厥甲美何王音裕肉柱膚寸名江瑤柱贊尤古

又

今之馬甲柱古曰玉珧厥名之珍海圖所標昔人賞之

謂美無涯取類南果以配荔枝

紫蛙

蘭陵紫蛙江淹紫蠶是惟蚌類發華應春珠瑕錦蛤玉

盤同珍荀子東海有紫蛙即石劫也江淹石蛙賦又名紫蠶江賦石蛙應節而揚葩謝朓詩紫蠶燭春

流王維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蛙春或曰即石決明又名龜脚

石決明

鰓步角似蛤句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石叶音錯細孔雜雜或

七或八不堪用也○郭璞爾雅贊○此贊尤奇

東海夫人淡菜

東海夫人淡菜有殼形雖不典而益帷箔求以象類堪

為一噓

海牛

海牛魚皮潮信可卜潮至毛張潮退則伏刻像押簾招風斯速

大蟹

女丑大蟹其黃千里舉螯為山身故在水海陽專車曷云其比女丑見山海經海陽見王會

彭蠡

爾雅彭蠡元經郭索均為蟹謚蠡訛以越梁王醢化茲乃臆說

沙狗

蟹有沙狗亦似彭蠡穿沙為穴見人則蟄曲徑易通了不可得

擁劍

蟹有擁劍一螯偏大隨潮退殼隨退復裹力能鬪虎利甚戟剉

招潮

蟹有招潮遡月而翹背向不失與潮相招蠱物有知云誰之教

倚望

藝海珠塵

異魚圖贊

六

蟹有倚望常起顧睨東西其形兩翹八肢望常如此入穴乃止

石蛭 蜂江 蘆虎

蟹有石蛭蜂江蘆虎石殼鐵卵不中鼎俎好事取之充

畫圖譜蜂江又作蚌

車螯

海有淮錯車螯蠓蚶眉目內缺鑿殼外緘瓦礫何異庖廚是堪

蠓房房讀作阿房之房音傍

海曲蠓房或名蠓山眉渠磊砢牡牝異斑肉曰蠓黃醢

味海蠻南州志舊贊

蚶子

蚶為蚌屬文似瓦屋殼中有肉紫色滿腹縱橫其理五味具足盛宏之荆州記

貝

夏元周錦貨貝以市研螺暈紙光我髦士厥有神功消霧寧水豈特把玩止娛童子鹽鉄論夏后氏以元貝詩日成是貝錦貝文如錦也

蚌

蚌為鵝詠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鵝鵝為蚌語今

齊每朱塵

異魚圖贊

次

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脯兩國相爭不忘則傾兩土
相鬪兵仗其後不鬪不爭鵝蚌兩生衍春秋後語

螺

香螺文賤寶蛤珠龜視雷開閉與月盛衰明幾無脛走
于天涯淮南子曰蛤蚌珠龜與月盛衰左思賦曰蛤蚌則蚌蛤虛又淮南子明月之珠出于蠃蚌

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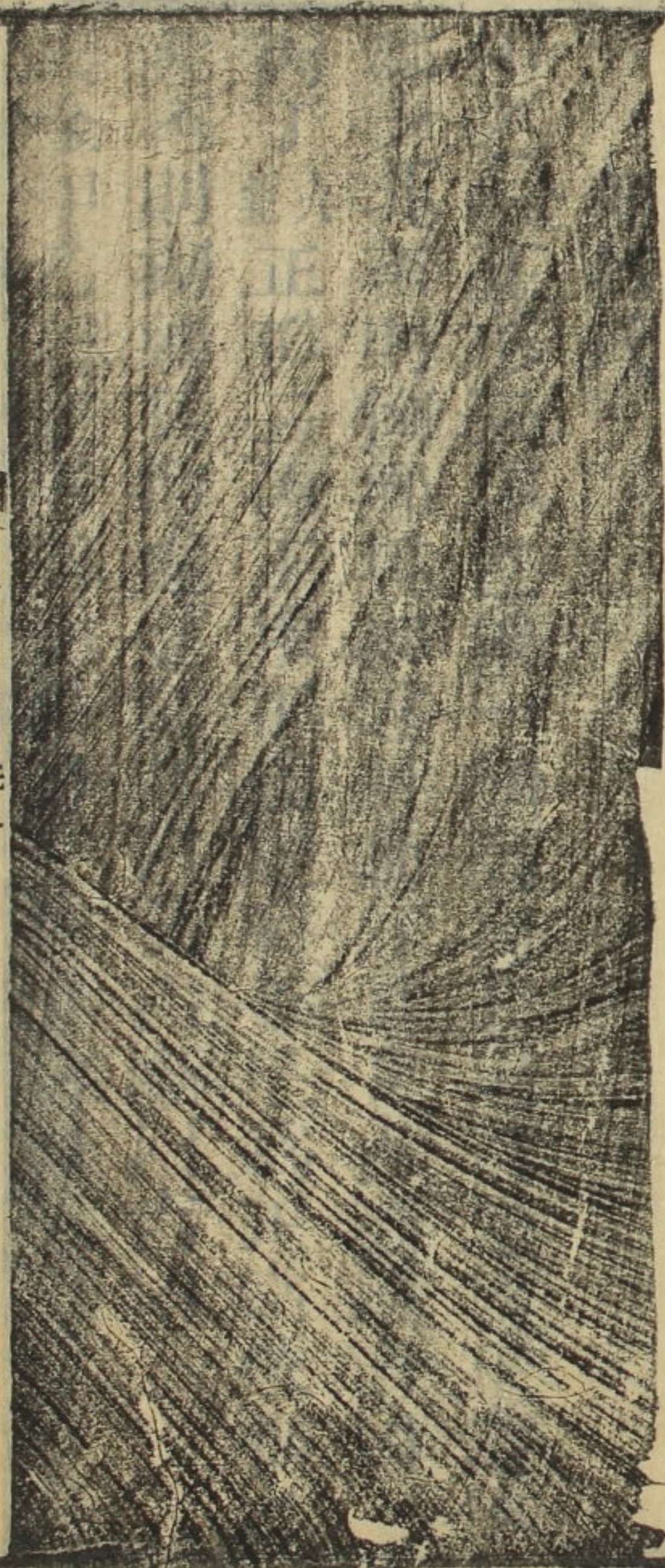
蠃乃雉化氣成樓臺摩殼以耨始于姬邵農耨从辰文
有自來篆書農耨皆从辰以古者摩蠃而耨也

蠃

麤式玉度蚌象寶爻螺書蠃籀篆剛蠃取類斯大稱

名則豹何傷磊落無損賢豪蠃蚌之狹而長者見周禮

易傳○唐崔融贊神禹响嶼碑云龍畫榜分螺書缺三字徐楚金言篆法貴蠃匾蠃音果其字从蟲从辭當作蠃隸變作蠃今訛作蠃見湘山野錄狗見史記叙傳



藝海珠塵

子部譜錄類

南雁 吳 省蘭 泉之輯

東湖 傅 治 定安校

龜經

無名氏

甲乙金正形云甲乙象一頭高身旺足管是為正當依
 鄉之兆否則拗鄉其拗處是動詳其爻占斷以吉凶
 丙丁火正形云丙丁象丁頭足齊平是為正當依鄉之
 兆否則拗鄉其拗處是動詳以爻占斷以吉凶
 腰金甲乙水正形云頭平身直旺足管如蛾眉覆月之

藝海珠塵

龜經

狀是為正當依鄉之兆否則拗鄉其拗處是動詳以斷之

腰金丙丁木兆正形亦如腰金甲乙同

上鄉木兆一名坐脈正形云宜如木形而活根柱堅牢而巖

是為正當依鄉或頭野或頭圓或頭就或身靠或身空看所占事情如何禱祝否則為拗鄉其拗處動也

下鄉倒龍木兆名懸針正形云如土木兆同倒龍者如倒掛

龍也其形要活又名懸針者如倒掛針也其形要直二名總言直而活也有云下木兆者蓋二兆者俱屬木其形無二也否則拗鄉其拗處便是動看其動而斷之

兜才三邊俱是火兆正形云此卦乃水鄉發火故要頭起身重

足發如仰月形又如船載物形故名兜才也詳其又占斷以吉凶

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其後左者乃下丙丁也是寅卯之位故為木兆前左者乃上丙丁也是巳午之位故為火兆前右者乃上甲乙也是甲酉之位故為金兆後右者乃下甲乙也是亥子之位故為水兆

輕清者細身靜秀麗也輕清宜占脫事求晴不宜求雨

平者頭足無高下也

直者不曲也不斜也平安直事須逢吉

伏者頭足垂下也伏此事見遲難脫

高者頭易起也高頭小見成宜進身

低者頭之垂也無氣無身主遲

野者頭向外不回顧也野難成好晚宜出

就者向內不肯也就易成難

回者頭高而再轉也脫宜進

臨者頭低也戴白頭之白也

垂者伏也低也

平安直事須逢吉

伏此事見遲難脫

高頭小見成宜進身

無氣無身主遲

野難成好晚宜出

就易成難

戴白頭之白也

戴白主體廢主孝服

占低同

織活反足而回換也織活凡事皆吉

有情回顧和順也有情凡事吉

昂者起仰也高也

濛如水滴下也渾蒙也濛雖遲滯宜占財田占病主重

休囚者蒙昧也休囚凡事不利

生我者吉克我者凶暗損暗作事

旺相者洪潤明靜也洪謀事有利

拗者不依鄉也拗凡事皆不利

乖違者拗鄉也乖違主事皆不利

靜者六爻不動也靜不宜求動宜求靜只守舊

摺者四疊也摺凡事轉摺

折者斷也折凡事不利

顛狂者起伏大也

枯朽者休囚也枯朽凡

衰者無力細微也

震者大動也震有吉有

驛者微動也驛與健同

謔者喜也召也謔宜脫事不宜成

發者大起也發同

落者足垂垂也垂同

滯者足下重也滯凡事遲滯

蓄者如疊蓄也蓄下凶

蛙者如蟲生又昂者欲上也蛙凡事

促者摺折也促與折同

縱橫者枝利也縱橫駭難

窈窕者進退之形也窈窕進退凡

枝者生枝也枝有吉

浮者微起也發同

脫者發不營也與落

鈴者平伏清敬而管也鈴難脫

管者鈴也鈴同

漏者落也枝下垂也落同

剛者堅也齊者平也剛齊無咎有吉

夾絲者中破也夾絲凡事不利

拖者枝生外也

墜者枝生內也墜墜能凶能吉

推六神行法配入五鄉飛換例

凡此法陽月從甲乙數至壬癸陰月從下壬癸至甲乙為例

陽月 寅辰午申戌子 陰月 卯巳未酉亥丑

陽月 六神橫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甲乙青龍用事

丙丁朱雀用事

戊己勾陳用事

庚辛白虎用事

壬癸元武用事

甲乙青龍用事

陰月 六神橫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雀勾蛇虎武

勾蛇虎武龍

蛇虎武龍雀

虎武龍雀勾

武龍雀勾蛇

龍雀勾蛇虎

武虎蛇勾雀

丙丁日朱雀用事

戊日勾陳用事

巳日騰蛇用事

庚辛日白虎用事

壬癸日元武用事

龍武虎蛇勾

雀龍元虎蛇

勾雀龍元虎

蛇勾雀龍元

虎蛇勾雀龍

藝海珠塵

子部天文歷算類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歙縣 鮑 士貞 固叔校

古算器考

梅文鼎纂 里貫已見

或有問於梅子曰古者算學亦有器乎曰有曰何器曰古用籌籌何似曰漢書言之矣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而成六觚爲一握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絜又世說言王戎持牙籌會計此用籌之明證也曰若是則籌可用竹亦可

用牙矣然則卽今之籌竿非歟曰非也今西歷用籌亦起徐李諸公蓋從歷家之立成而生卽立成表之活者耳故一籌卽備九數若古之用籌用以紀數而無字畫故一籌只當一數乘除之時以籌縱橫列於几案一望了然觀古算字作禱蓋象形也然則起於何時曰是不可考然大易揲蓍亦以一蓍當一數則其來遠矣蓍策所以決疑非常用之物故特隆重其制而加長長則不可以橫故皆縱列惟分二象兩之後掛一策以別之使無凌雜餘皆縱列也又其數只四十九故四揲以稽其實數其用專專則誠也布算之法有十百千萬之等以

乘除而升降又日用必需之物故其制短使几案可列其言六寸成觚者有度量之用古尺既小於今尺才四寸奇蓋亦取其便於手握耳浦江吳氏中饋錄有算條巴子切肉長三寸各如算子樣亦可以想其長短然則其用之若何曰五以下皆縱列六以上則橫置一籌以當五而縱列其餘然則十百千萬何以列之曰其式皆自左而右略如珠算之位亦如西域歐邏巴寫算之位皆順手勢不得不同也曰亦有徵歟曰有之蔡九峯洪範皇極數所紀算位一至五皆縱列六至九皆橫一於上以當五又自一之一至九之九皆並列兩位自左而右此用於宋者也又授時歷草所載

乘除法實之式皆縱橫排列自左而右以萬千百十零
爲序此用於元者也左傳史趙言亥有二首六身下二
如身爲絳縣老人日數十文伯知其爲二萬六千六百
六旬而孟康杜預顏師古釋之皆以爲亥字二畫在上
其下三六爲身如竿之六蓋橫一當五又豎一於橫一
之下則爲六矣與皇極同也又言下亥二畫豎置身傍
蓋卽豎兩竿爲二萬又並三六爲六千六百六旬而四
位平列與歷草同此又用於三代及漢晉者也
曰歷草又有一至五橫紀之處何歟曰此亦非起於歷
草也何以知之唐人論書法橫直多者有俯仰向背之

法若直如竿子便不是書其言竿子卽所列籌也然兼
橫直畫言之則唐人用籌爲算亦有橫直可知乾鑿度
云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蓋位數多者恐其相混故三十
三二十二之類竿位皆一縱一橫以別之縱卽立算橫
卽臥算也乾鑿度不知作於何人然其在漢魏以前無
可疑者則橫直相錯之法古有之矣五以下旣可易縱
爲橫則六以上橫一當五者亦可易之而縱又何疑於
歷草哉
曰然則今用珠盤起於何時曰古書散亡苦無明據然
以愚度之亦起明初耳何以知之曰歸除歌括最爲簡

妙此珠盤所恃以行也然九章比類所載句長而濫蓋卽是時所創後人踵事增華乃更簡快耳是書爲錢塘吳信民作其年月可攷而知則珠盤之來固自不遠

按欽天監歷科所傳通軌凡乘除皆有定子之法惟珠算則可用然則珠算卽起其時又嘗見他書元統造大統歷訪求得郭伯玉善算以佐成之卽郭太史之裔也然則珠盤之法蓋卽伯玉等所製亦未可定曰南雷畬牧齋流變三疊之間旣云長水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卽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卽是豎又引鑿度臥算立算以證之矣然其所圖算位俱作圓點殊

無橫直之形何耶曰南雷固言本之算器數分於珠是指珠算也又云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分別算位者南雷之意蓋謂長水姑借橫豎之語以分算位而實用珠算非實有橫豎也然以觀之疏旣以一橫二豎當十二復以一橫二豎當百廿終以一橫二豎當千二百而皆曰進動算位明是用籌非用珠也故當十進百之時則當取去第一疊零位之二豎而加十位之一橫爲二橫又添一豎於百位則成百二十矣故曰進動算位爲第二疊也百進千則又取去十位之二橫而增一豎於百位爲二豎又別增一橫於千位成千二百

故亦曰進動算位爲第三疊也說本明晰與今珠算何涉乎若如南雷所圖則橫豎字爲贅文矣是故布籌可縱可橫此亦一證

又按朱子語類云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爲六橫二畫則爲七此又一證也

蔡九峯皇極數以橫畫當五故下豎一畫爲六豎二畫爲七與此相反然理則相通歷草則兼用之蓋皆本之古法

又按沈存中括筆談曰天有黃赤二道月有九道此皆強名非實有也亦由天之有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

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一期強謂之度以步日月五星行次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間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南謂之朱道北謂之黑道東謂之青道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而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算位而已如算法用赤籌黑籌以別正負之數歷家不知其意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強也此又宋算用籌之明證

藝海珠塵

子部天文算法類

南滙 吳 省蘭 泉之輯
奉賢 陳 廷慶 兆同校

歷學疑問補一

梅文鼎纂 仕履已見

論西歷源流本出中土即周髀之學

問自漢太初以來歷法七十餘家屢改益精

本朝時憲歷集其大成兼采西術而斟酌盡善昭示來

茲為萬世不刊之典顧經生家或猶有中西同異之見

何以徵信而使之勿疑曰歷以稽天有晝夜永短表景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一

一

中星可考有日月薄蝕五星留逆伏見凌犯可驗乃實
測有憑之事既有合於天卽當采用又何擇乎中西且
吾嘗徵諸古籍矣周髀算經漢趙君卿所注也其時未
有言西法者唐開元始有九執歷直今攷西洋歷所言
寒煖五帶之說與周髀七衡昭合豈非舊有其法歟且
夫北極之下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赤道之下五穀一
歲再熟必非憑臆鑿空而能爲此言夫有所受之矣然
而習者旣希所傳又略讀周髀者亦祇與山海經穆天
子傳十洲記諸書同類並觀聊備奇聞存而不論已耳
今有歐邏巴實測之算與之相應然後知所述周公受

學商高其說亦非無本而惜其殘缺不詳然猶幸存梗
概足爲今日之徵信豈非古聖人制作之精神有嘿爲
呵護者哉

論蓋天與渾天同異

問西術旣同周髀是蓋天之學也然古歷皆用渾天渾
天與蓋天原爲兩家豈得同歟曰蓋天卽渾天也其云
兩家者傳聞誤耳天體渾圓故惟渾天儀爲能惟肖然
欲詳求其測算之事必寫記於平面是爲蓋天故渾天
如塑像蓋天如繪像總一天也總一周天之度也豈得
有二法哉然而渾天之器渾員其度勻分其理易見而

造之亦易蓋天寫渾度於平面則正視與斜望殊觀仰
測與旁闕異法度有疎密形有埒坳非深思造微者不
能明其理亦不能製其器不能盡其用是則蓋天之學
原卽渾天而微有精麓難易無二法也夫蓋天理既精
深傳者遂渺而或者不察但泥倚蓋覆槃之語妄擬蓋
天之形竟非渾體天有北極無南極倚地斜轉出沒水
中而其周不合荒誕違理宜乎揚雄蔡邕輩之辭而闢
之矣蓋漢承秦後書器散亡惟洛下閎始爲渾天儀而
他無考據然世猶傳蓋天之名說者承訛遂區分之爲
兩而不知其非也載攷容成作蓋天隸首作算數在黃

帝時顓頊作渾天在後夫黃帝神靈首出又得良相如
容成隸首皆神聖之人測天之法宜莫不備極精微顓
頊蓋本其意而製爲渾員之器以發明之使天下共知
非謂黃帝容成但知蓋天不知渾天而作此以釐正之
也知蓋天與渾天原非兩家則知西歷與古歷同出一
原矣元史載仰儀銘以蓋天與安訢宣夜等並稱六天
而殊渾于蓋猶沿舊說續讀姚牧庵集有所改定
則已知渾蓋之非二法實爲先得我心詳見鼎所著二儀銘註

論中土歷法得傳入西國之由

問歐羅巴在數萬里外古歷法何以得流通至彼曰太
史公言幽厲之時疇人子弟分散或在諸夏或在夷狄

蓋避亂逃咎不憚遠涉殊方固有挾其書器而長征者矣如魯論載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鼓方叔入於河播而歷術遠傳亦如此爾又傳言夏衰不窋失官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厥後公劉遷邠太王遷岐文王遷豐漸徙內地而孟子猶稱文王為西夷之人夫不窋為后稷乃農官也夏之衰而遂失官竄于戎翟然則義和之苗裔屢經夏商之喪亂而流離播遷常亦然遠國之能言有之太史公獨舉幽厲蓋言其甚者耳歷術者多在西域則亦有故堯典言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天子日官在都城者蓋其伯也又命其仲叔分宅四方以測二分二至之日景即測里差之法也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即今登萊海隅之地義叔宅南交則交趾國也此東南二處皆濱大海

故以為限又和叔宅朔方曰幽都今口外朔方地也地極冷冬至於此測日短之景不可更北故即以爲限獨和仲宅西曰昧谷但言西而不限以地者其地既無大海之阻又自東而西氣候略同內地無極北巖凝之畏當是時唐虞之聲教四訖和仲既奉帝命測驗可以西則更西遠人慕德景從或有得其一言之指授一事之留傳亦即有以開其知覺之路而彼中穎出之人從而擬議之以成其變化固宜有之考史志唐開元中有九執歷元世祖時有札馬魯丁測器有西域萬年歷明洪武初有馬沙亦黑馬哈麻譯回回歷皆西國人也而東

南北諸國無聞焉可以想見其涯略矣

論周髀中卽有地圓之理

問西歷以地心地面爲測算根本則地形渾圓可信而周髀不言地圓恐古人猶未知也曰周髀算經雖未明言地圓而其理其算已具其中矣試略舉之周髀言北極之下以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蓋惟地體渾圓故近赤道則晝夜之長短漸平近北極則晝夜長短之差漸大推而至北極之下遂能以半年爲晝半年爲夜矣若地爲平面則南北晝夜皆同安得有長短之差隨北極高下而異乎一也周髀又言日行極北北

方日中南方夜半日行極東東方日中西方夜半日行極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日行極西西方日中東方夜半蓋惟地體渾圓與天體相似太陽隨天左旋繞地環行各以其所到之方正照而爲日中正午其對沖之方在地影最深之處而卽爲夜半子時矣假令地爲平面東西一望皆平則日一出地而萬國皆曉日一入地而八表同昏安得有時刻先後之差而且有此方日中彼爲夜半者乎二也周髀又言北極之下不生萬物北極左右夏有不釋之冰物有朝耕暮獲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五穀一歲再熟蓋惟地與天同爲渾圓故易地

殊觀而寒暑迥別北極下地卽以北極爲天頂而太陽
周轉近於地平陽光希微不能解凍萬物不生矣其左
右猶能生物而以春分至秋分爲晝故朝耕而暮穫也
若中衡左右在赤道下以赤道爲天頂春分時日在赤
道其出正卯入正酉並同赤道正午時日在天頂其熱
如火卽其方之夏春分以後日軌漸離赤道而北至夏
至而極其出入並在正卯酉之北二十三度半有奇正
午時亦離天頂北二十三度半有奇其熱稍減而涼氣以
生爲此方之秋冬矣自此以後又漸向赤道行至秋分
日復在赤道出入正卯酉而正過天頂一如春分熱之

甚亦如之則又爲其方之夏矣秋分後漸離赤道而南
直至冬至又離赤道南二十三度半有奇而出入在正卯
酉南正午亦離天頂南並二十三度半有奇氣候復得稍
涼又爲秋冬是故冬有不死之草而五穀一歲再熟也
又其方日軌每日左旋之圈度並與赤道平行而終歲
晝夜皆平上條言地近赤道而晝夜之差漸平以此故
也赤道旣在天頂則北極南極俱在地平可見然但言
北極不言南極者中土九州在赤道北聖人治歷祇據
所見之北極出地而精其測算卽南極可以類推然又
言北極下地高旁陀四隕而下卽地圓之大致可見非

不知地之圓也卽如日月交蝕常在朔望則日食時日月同度爲月所掩亦易知之事而春秋小雅但云日有食之古聖人祇舉其可見者爲言皆如是也

論渾蓋通憲卽古蓋天遺法

問蓋天必自有儀器今西洋歷仍用渾儀渾象何以斷其爲蓋天曰蓋天以平寫渾其器雖平其度則渾非不用渾天儀之測驗也是故用渾儀以測天星疇人子弟多能之而用平儀以稽渾度非精於其理者不能也今爲西學者多能製小渾儀小渾象至所傳渾蓋通憲者則能製者尠以此故也夫渾蓋平儀置北極於中心其

度最密次晝長規又次赤道規以漸而疎此其事易知又次爲晝短規在赤道規外其距赤道度與晝長規等理宜收小而今爲平儀所限不得不反展而大其經緯視赤道更濶以疎然以稽天度則七政之躔離可知以攷時刻則方位之加臨不爽若是者何哉其立法之意置身南極以望北極故近人目者其度加寬遠人目者其度加窄視法之理宜然而分秒忽微一一與勾股割圓之切線相應非深思造微者必不能知也至於長規以外度必更寬更濶而平儀中不能容不得不割而棄之淺見者或遂疑蓋天之形其周不合矣是故渾蓋通

憲卽古蓋天之遺製無疑也

論渾蓋通憲卽蓋天遺法二

問利氏始傳渾蓋儀而前此如回回歷並未言及何以明其爲古蓋天之器曰渾蓋雖利氏所傳然非利氏所創吾嘗徵之於史矣元史載札馬魯丁西域儀象有所謂兀速都兒刺不定者其製以銅如圓鏡而可掛面刻十二辰位晝夜時刻此卽渾蓋之型模也又云上加銅條綴其中可以圓轉銅條兩端各屈其首爲二竅以對望晝則視日影夜則窺星辰以定時刻以占休咎此卽渾蓋上所用之闕筭指尺也又言背嵌鏡片二面刻其

圖凡七以辨東西南北日影長短之不同星辰向背之有異故各異其圖以盡天地之變此卽渾蓋上所嵌圓片依北極出地之度而各一其圖準天頂地平以知各方辰刻之不同與夫日出入地晝夜之長短及七政躔離所到之方位及其高度也其圓片有七而兩面刻之則十四矣西洋雖不言占法然有其立象之學隨地隨時分十二宮與推命星家立命宮之法略同故又曰以占休咎也雖作史者未能深悉厥故而語焉不詳今以渾蓋徵之而一一脗合故曰渾蓋雖利氏所傳而非其所創也且利氏傳此器初不別立佳稱而名之曰渾蓋

通意故已明示其指矣然則何以不直言蓋天曰蓋天之學人屏絕之久矣驟舉之必駭而不信且夫殊蓋於渾乃治渾天者之沿謬而精於蓋天者原視爲一事未嘗區而別之也夫渾天儀必設於觀臺必如法安置而始可用渾蓋則懸而可掛輕便利於行遠爲行測之所需所以遠國得存其製而流傳至今也

論渾蓋之氣與周髀同異

問渾蓋通意豈卽周髀所用歟曰周髀書殘缺不完不可得攷據所言天象蓋笠地法覆槃又云笠以寫天而其製弗詳今以理揆之既地如覆槃卽有圓突隆起之

形則天如蓋笠必爲圓坳曲抱之象其製或當爲半渾圓而空其中略如仰儀之製則於高明下覆之形體相似矣乃於其中按經緯度數以寫周天星宿皆宛轉而曲肖矣是則必以北極爲中心赤道爲邊際其赤道以外漸斂漸窄必別有法以相佐或亦是半渾圓內空之形而仍以赤道爲邊其赤道以南星宿並取其距赤道遠近求其經緯度數而圖之至於南距赤道甚遠不可見星之處亦遂可空之不用於是兩器相合卽周天可見之星象俱全備而無遺矣以故不知者因其極南無星遂妄謂其周不合而無南極也

又或寫天之筮竟展而平而以北極爲心赤道爲邊用
割圓切線之法以考其經緯度數則周天之星象可一
一寫其形容其赤道南之星亦展而平而以赤道爲邊
查星距赤道起數亦用切線度定其經緯則近赤道者
距疎離赤道向南者漸密而一一惟肖其不見之星亦
遂可空之是雖不言南極而南極已在其中今西洋所
作星圖自赤道中分爲兩卽此製也所異者西洋人浮
海來賓行赤道以南之海道得見南極左右之星而補
成南極星圖與古人但圖可見之星者不同然其理則
一是故西洋分畫星圖亦卽古蓋天之遺法也

周髀云筮以寫天當不出坳平二製至若渾蓋之器乃
能於赤道外展濶平邊以得其經緯遂能依各方之北
極出地度而求其天頂所在及地平邊際卽晝夜長短
之極差可見於是地平之經緯與天度之經緯相與錯
綜參伍而如指諸掌非容成隸首諸聖人不能作也而
於周髀之所言一一相應然則卽斷其爲周髀蓋天之
器亦無不可矣夫法傳而久豈無微有損益要皆踵事
而增其根本固不殊也利氏名之曰渾蓋通憲蓋其人
強記博聞故有以得其源流而不敢沒其實亦足以徵
其人之賢矣

其八論簡平儀亦蓋天法而八線割圓亦古所有
問西法有簡平儀亦以平測渾之器豈亦與周髀相應
歟曰凡測天之器圓者必為渾平者即為蓋唐一行以平圖寫星象亦謂之蓋天所異者只用平度不簡平儀以平圓測會以切線分渾球上之經緯疎密耳
渾圓是亦蓋天中之一器也今攷其法可以知一歲中日道發南斂北之行可以知寒暑進退之節可以知晝夜永短之故可以用太陽高度測各地北極之出地即可用北極出地求各地逐日太陽之高度推極其變而置赤道為天頂即知其地方之一年兩度寒暑而三百六旬中晝夜皆平若北極為天頂即知其地之能以半

年為晝半年為夜而物有朝生暮穫凡周髀中所言皆可知之故曰亦蓋天中一器也但周髀云笠以寫天似與渾蓋較為親切耳夫蓋天以平寫渾必將以渾圓之度按而平之渾蓋之器如剖渾球而空其中乃仰置几案以通明如玻璃之片平掩其口則圓球內面之經緯度分映浮平面一一可數而變劫為平矣然其度必中密而外疎故用切線此如人在天中測渾天之內面簡乃正視也故真北極于中心
平之器則如渾球嵌於立屏之內僅可見其半球而以玻璃片懸於屏風前正切其球四面距屏風皆如球半徑而無欹側則球面之經緯度分皆可寫記而抑突為

平矣然其度必中濶而旁促故用正弦此如置身天外
面故以極至交圈為邊兩極皆安于由是言之渾蓋與
外周以攷其出入地之度乃旁視也簡平異製而並得為蓋天遺製審矣而一則用切線一
則用正弦非是則不能成器矣因是而知三角八線之
法並皆古人所有而西人能用之非其所創也伏讀
御製三角形論謂眾角轉心以算弧度必古算所有而
流傳西土此反失傳彼則能守之不失且踵事加詳至
哉

聖人之言可以為治歷之金科玉律矣

論周髀所傳之說必在唐虞以前

問周髀言周公受學於商高商高之學何所受之曰必
在唐虞以前何以知之蓋周髀所言東方日中西方夜
半云云者皆相距六時其相去之地皆一百八十度與地
天應其周度皆三百六十此東西差之極大者也細攷
則其相對必一百八十之則日在極東而東方為日中午時則其地在極南者
必見日初出地而為卯時在極北者必見日初入地而
為酉時故又云此四方者晝夜易處加四時相及自南
至東方午為四時自東方日中至北方西亦四時又
故每加四時則相及矣若以度計之實相距九十細分之則東西相距三十度必早晚差一時如日在極
其西距三十度之地必見為未時其餘地在此推之並同相距
十度之地必見為未時其餘地在此推之並同相距

藝每朱區

歷學疑問補一

七

十五度必相差四刻堯分命羲仲寅賓出日和仲寅饒
納日者測此東西里差也寅賓寅饒互文見意非義仲但朝測和仲但暮測也又
周髀所言北極下半年爲晝中衡下五穀一歲再熟云
云者其距緯皆相去九十度乃南北差之極大者也細
考之北極高一度則地面差數百十里屢代所測微有不同今定爲二
百而寒暑密移晝夜之長短各異和叔羲叔分處南北
以測此南北里差也故曰此法之傳必在唐虞以前也
夫東西差測之稍難若南北之永短因太陽之高下而
變日軌高下又依北極之高下而殊經商遠遊之輩稍
知歷象卽能覺之羲和二叔奉帝堯之命考測日景一

往極北一往極南相距七八千里之遠其逐地之極星
高下晝夜永短身所經歷乃嘗然不知何以爲羲和也
哉是知地面之非平而永短以南北而差早晚以東西
而異必皆羲和所悉知而敬授人時祇据內地幅員立
爲常法其推測步算必有專書而亡於秦焰周髀其千
百中之十一耳又何疑焉

論地實圓體而有背面

問地體渾圓既無可疑然豈無背面曰中土聖人所產
卽其面也何以言之五倫之教天所敘也自黃帝堯舜
以來世有升降而司徒之五教人人與知若西方之佛

教及天教雖其所言心性之理極其精微救度之願極其廣大而於君臣父子之大倫反輕此一徵也語言惟中土爲順若佛經語皆倒如云到彼岸則必云彼岸到之類歐羅巴雖與五印度等國不同語言而其字之倒用亦同日本國賣酒招牌必云酒賣彼人亦讀中土書則皆於句中用筆挑剔作記而倒讀之北邊塞外及南徼諸國大略皆倒用其字此又一徵也往聞西土之言謂行數萬里來賓所歷之國多矣其土地幅員亦有大於中土者若其衣冠文物則未有過焉此又一徵也是知地體渾圓而中土爲其面故篤生神聖帝王以繼天

建極垂世立教亦如人身之有面爲一身之精神所聚五臟之精並開發於五官此亦自然之理也

論蓋天之學流傳西土不止歐羅巴

問佛經亦有四大州之說與周髀同乎曰佛書言須彌山爲天地之中日月星辰繞之環轉西牛賀州南瞻部州東勝神州北俱盧州居其四面此則亦以日所到之方爲正中而日環行不入地下與周髀所言略同然佛經所言則其下爲華藏海而世界生其中須彌之頂爲諸天而通明故夜能見星此則不知有南北二極而謂地起海中上連天頂殆如圓壩圓柱之形其說難通而

彼且謂天外有天令人莫可窮詰故婆羅門等即回國皆為所籠絡事之唯謹唐書載回紇諸國多事佛回紇即回國也然回國人能從事歷法漸以知其說之不足憑故遂自立門庭別立清真之教西洋人初亦同回國事佛唐有波斯國秦寺今所傳景教碑皆其人皆自署曰僧回國既與佛教分而西洋人精於算復從回歷加精故又別立耶穌之教以別於回國天教中七日一齋等事並略同回教其歷法中小輪心等算法亦出于回歷要皆蓋天周髀之學流傳西土而得之有全有缺治之者有精有粗然其根則一也

論遠國所用正朔不同之故

問回歷及西洋歷既皆本於蓋天何以二教所頒齋日其每年正朔如是不同曰天方國以十二個月為年即回國歐邏巴以太陽過宮為年月依歲差而變此皆自信其歷法之善有以接古蓋天之道又見秦人蔑棄古三正而以己意立十月為歲首今西南諸國猶有用秦朔者故遂亦別立法程以新入耳目誇示四鄰今海外諸國多有以十二月為年遵回歷也蓋回國以歷法測驗疑佛說之非故謂天有主宰無影無形不宜以降生之人為主其說近正所異於古聖人之規厥後歐邏巴又於回歷研精故又自立教典奉耶穌為天主以別於回國然所稱一體三身降生諸靈怪

反又近於佛教而大聲闢佛動則云中國人錯了夫中
土人倫之教本於帝王雖間有事佛者不過千百中之
一二又何錯之云

今但攷其歷法則回回泰西大同小異而皆本於蓋天
然惟利氏初入欲人之從其說故多方闡明其立法之
意而於渾蓋通憲直露渾蓋之名爲今日所徵信蓋彼
中之英賢也厥後歷書全部又得徐文定及此地諸文
人爲之廣其翻譯爲歷家所取資實有功於歷學其他
可以勿論若回回歷雖亦有所持之圓地球及平面似
渾蓋之器而若露若藏不宜其義洪武時吳伯宗李翀

奉詔翻譯亦但紀其數不詳厥旨至數傳之後雖其本
科亦莫稽測算之根所云元速都兒刺不定之器竟無
言及之者蓋失傳已久殊可惜耳

尤可深惜者回回泰西之歷既皆本於蓋天而其所用
正朔乃各自翻新出奇欲以自異其實皆非夫古者帝
王欽若昊天順春夏秋冬之序以敬授人時出於自然
何其正大何其易簡萬世所不能易也顧乃持其巧算
私立正朔以變亂之亦見其惑矣徐文定公之譯歷書
也云鎔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非獨以尊大統也
揆之事理固有不得不然者爾

測算以求天驗不難兼西術之長以資推步頒朔以授人時自當遵古聖之規以經久遠虛心以折其衷博考以求其當有志歷學者尚其念諸餘詳後論

藝海珠塵

歷學疑問補二

梅文鼎纂

論太陽過宮

問舊歷太陽過宮與中氣不同今何以復合為一曰新歷之測算精矣然其中不無可商當俟後來詳定者則此其一端也何則天上有十二宮各三十度每歲太陽以一中氣一節氣共行三十度如冬至小寒共行三十度大寒立春又共

南匯 吳 省蘭 泉之輯

繡水 陳 光鑾 金士校

行三十度其餘並同滿二十四氣則十二宮行一週故歷家恒言
太陽一歲周天也然而實考其度則一歲日躔所行必
稍有不足雖其所欠甚微約其差不過百積至年深遂
差多度六七十一年差一度六是為歲差歷家所以有天
周歲周之名為天上星辰勻分十二宮共三百六十歲是
十度微弱漢人未知歲差誤合為一故即以冬至日交
星紀而定之于牽牛逮晉虞喜等始覺之五代宋何承
天祖冲之隋劉焯等言之益詳顧治歷者株守成說不
敢輒用歲差也至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歷始用歲差
而朝論多不以為然亦如今人之不信西法人故李淳

風麟德歷復去歲差不用直至元宗開元某年僧一行
作大衍歷乃始博徵廣証以大暢厥旨于是分天自為
天即周天十二次宮歲自為歲即周歲十二中氣日躔
移歷代遵用所定歲差年數微有元世祖時用授時歷
郭守敬測定六十六年有八月而差一度回回泰西差
法略同今定為七十年差故冬至日一歲日躔之度已
週尚不能復於星紀之元度必再行若干日時而至星
紀十二中氣所以太陽過宮與中氣必不同日其法原
無錯誤其理亦甚易知徐李諸公深於歷術豈反不明
斯事乃復合為一真不可解推原厥故蓋譯歷書時誤

仍回回歷太陽年之十二月名耳

問回回歷亦知歲差何以誤用宮名為月名曰回回歷
 既以十二個月為太陰年而用之紀歲不用閏月然如
 是則四時之寒燠溫涼錯亂無紀因別立太陽年以周
 歲日躔勻分三百六十度又勻分為十二月以為耕斂
 之節而起算春分是亦事勢之不得不然堯典寅賓出
日始于仲春
即此一事亦足徵但彼以春分為太陽年之第一月第
 一曰遂不得復用古人分至啓閉之法及春夏秋冬之
 名古者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冬至夏至為
八節其四立並在四孟月之首以為四時之節謂之
啓閉二分二至並在四仲月之中居春夏秋冬各九十
一日之半皆自然之序不可移易今回歷之太陽年既

以春分為歲首則是以仲春之後半月為正且而到其
 前半個月以益孟春共四十五日奇遂一併移之于歲
 終而孟春之前半改為十一月之後半月孟春之後半合
 仲春之前半共三十日改為十二月即春夏秋冬之四
 時及分至啓閉之八節孟仲季之月名無一與
 之相應名不正則言不順遂不復可得而用矣故遂借
 白羊等十二宮以名其太陽年之月彼非不知天度有
 歲差白羊不能板定於春分然以其時春分正在白羊
 姑借此名之以紀月數即此而知回歷初起
時其年代去今非遠歐邏巴歷
 法因回歷而加精大致並同回歷故遂亦因之耳徐文
 定公譯歷書謂鎔西洋之精算入大統之型模則此處
 宜為改定使天白為天歲自為歲則歲差之理明而天
 上星辰宮度各正其位矣如晝夜平即為春分晝極長
即為夏至不必問其日躔是

何宮度是之謂歲自為歲也必太陽行至降婁始命為日躔降婁之次太陽行至鶉首始命為日躔鶉首之次不必問其為春分後幾日夏至顧乃因仍回歷之宮名後幾日是之謂天自為天也

而以中氣日即為交宮之日則歲周與天周復混而為一於是歲差之理不明如星紀之次常有定度而冬至日即躔星紀歲歲相而天上十二次宮度名實俱亂同安得復有歲差而天上十二次宮度名實俱亂十二宮各有定星定度若隨節氣移動則名實俱左後篇詳之是故歷法至今日推步之法已極詳明而不無有待商酌以求盡善者此其一端也問者曰歷所難者推步耳若此等處改之易易但各中氣後查太陽實躔某宮之度即過宮真日但歷書中所作諸表多用白羊金牛等宮名以為別識今欲通身改換豈不甚難曰否

否歷書諸表雖以白羊金牛等為題而其中之進退消長並從節氣起算今但將宮名改為節氣即諸表可用不必改造有何難哉如表從白羊起者即改白羊初度磨羯初度為冬至初度歷書諸表依舊可用但正其名不改其數更無煩于推算

論周天十二宮並以星象得名不可移動

問天上十二宮亦人所名今隨中氣而移亦何不可之有曰十二宮名雖人所為然其來久矣今考宮名皆依天上星宿而定非漫設者如南方七宿為朱鳥之象天官書柳為鳥注即味味者朱鳥之喙也七星頸為員官頸朱鳥頸也員官嚙喉也張為素素即喙鳥受食之處也翼為羽故名其宮曰鶉首鶉火鶉尾鶉即朱鳥翻朱鳥之翼

歷學疑問補二

東方七宿為蒼龍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為明堂今按角二星象角故一名龍角氏房心象龍身心即其當心之處故故其宮曰壽星帝詔天下心為明堂尾宿即龍之尾尊祀靈星正義靈星即龍星也張晏曰曰大火心為曰析木一名析木之津以北方七宿為玄武天官書北宮元武其宮曰星紀古以斗牛為列宿之曰元枵枵者虛也即虛為元曰媿訾一名媿訾之口以室壁二宿各二西北七宿為白虎天官書奎曰封豕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其宮曰降婁以婁宿曰大梁曰寶沈由是以觀十二宮名皆依星象而取非漫設也堯典日中星鳥以其時春分昏刻朱鳥七宿正在南方午地也日永星火以

其時夏至初昏大火宮在正午也火即宵中星虛以其時秋分昏中者元枵宮也即虛危也日短星昴以其時冬至昏中者昴宿也即大梁宮也歷家以歲差考之堯甲辰至今已四千餘歲歲差之度已及二宮以西率七度約之凡差六十餘度然而天上二十八舍之星宿未嘗變動故其十二宮亦終古不變也若夫二十四節氣太陽躔度盡依歲差之度而移則歲歲不同七十年即差一度亦推之今西術安得以十二中氣即過宮乎試以近事徵之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辛巳冬至度在箕十度至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冬至在箕三度其差蓋已將七度而即以

箕三度交星紀宮則是至元辛巳之冬至宿箕十已改
 為星紀宮之七度再一二百年則今已亥之冬至宿箕三
 度為星紀宮之初度者又即為星紀宮之第三度而尾
 宿且浸入星紀矣積而久之必將析木之宮箕尾盡變為
 星紀大火之宮心氏房盡變為析木而十二宮之星宿皆
 差一宮準上論之角亢必為大火翼軫必為壽星柳星
 昂畢為實沈奎婁為大梁而訛訛為降婁虛即十二宮
 危為訛訛斗牛為元枵二十八宿皆差一宮即十二宮
 之名與其宿一一相左又安用此名乎再積而久之至
 數千年後東宮蒼龍七宿悉變元武歲差至九十度時
 必盡變為星紀元角亢氏房心尾箕枵訛訛並做此
 南宮朱鳥七宿反為蒼龍西宮白虎

七宿反為朱鳥北宮元武七宿反為白虎國家頒歷授
 時以欽若昊天而使天上宿度宮名顛倒錯亂如此其
 可以不亟為釐定乎

又試以西術之十二宮言之夫西洋分黃道上星為十
 二象雖與義和之舊不同然亦皆依星象而名非漫設
 者如彼以積尸氣為巨蠲第一星蓋因鬼宿四星而中
 央白氣有似蠲筐也所云天蝎者則以尾宿九星卷而
 曲其末二星相並如蠲尾之有歧也所云人馬者謂其
 所圖星象類人騎馬上之形也其餘如寶瓶如雙魚如
 白羊如金牛如陰陽如獅子如雙女如天秤以彼之星

圖觀之皆依稀彷彿有相似之象故因象立名今若因節氣而每歲移其宮度積而久之宮名與星象相離俱非其舊而名實盡淆矣

又按西法言歲差謂是黃道東行未嘗不是如今日鬼宿已全入大暑日躔之東在中法歲差則是大暑日躔退回鬼宿之西也在西法則是鬼宿隨黃道東行而行過大暑日躔之東其理原非有二尾宿之行入小雪日躔東亦然夫既鬼宿已行過大暑東而猶以大暑日交鶉火之次則不得復爲巨蠲之星而變爲獅子矣尾宿已行過小雪後而猶以小雪日交析木之次則尾宿不

得爲天蝸而變爲人馬宮星矣卽詢之西來知歷之人有不啞然失笑者乎

論西法恒星歲卽西月日亦卽其齋日並以太陽過宮爲用而不與中氣同日

問西法以太陽會恒星爲歲謂之恒星年恒星既隨黃道東行則其恒星年所分宮度亦必不能常與中氣同日歷書何以不用曰恒星年卽其所頒齋日也其法以日躔斗四度爲正月朔故曰以太陽會恒星爲歲也其斗四度蓋卽其所定磨羯宮之初度也在今時冬至後十二日自此日躔行滿三十度卽爲第二月交寶瓶宮餘月並同皆以日躔

行滿三十度交一宮即然其十二月之日數各各不同
又為一月而不論節氣者以黃道上有最高卑差而日躔之行度有加減也
如磨
獨宮日躔最卑行速故二十八日而行一宮即成一月
若巨蠲宮日躔最高行遲故三十一日而行一宮始成
一月其餘宮度各以其或近最卑或近最高遲速之行
不同故日數皆不拘三十日並以日躔交宮為月不論
節是則其所用各月之第一日即太陽交宮之日原不
與中氣同日而且歲歲微差至六七十年恒星東行一
度即其各宮並東行一度而各月之初日在各中氣後
若干日者又增一日矣
如今以冬至後十二日為歲首
至歲差一度時必在冬至後十
三日餘
此即授時歷中氣後幾日交宮之法乃歲差之
盡然
理本自分曉而歷書中不甚發揮斯事者亦有故焉一

則以月之為言本從太陰得名故必晦朔弦望周而後
謂之月今反以太陽所躔之宮度為月而置朔望不用
是名為月而實非月大駭聽聞一也又其第一月既非
夏正孟春亦非周正仲冬又不用冬至日起算非歷學
履端於始之義事體難行二也又其所用齋日即彼國
所頒行之正朔歐邏巴人私奉本國之正朔宜也中土
之從其教者亦皆私奉歐邏巴正朔謂國典何故遂隱
而不宣三也
初造歷書事事闡發以冀人之信從惟
此齋日但每歲傳單伊教不筆于書
然
歷書所引彼中之舊測每稱西月日者皆恒星年也其
法並同齋日皆依恒星東行以日躔交磨羯宮為歲旦

兩日授時既遵大衍歷議以恒氣二分註歷不得復用定氣故但于晝夜平分之日紀其刻數則定氣可以互見非不知也且授時果不知有定氣平分之日又何以能知其日之爲晝夜平分乎夫不知定氣是不知太陽之有盈縮也又何以能算交食何以能算定朔乎經朔氣定朔猶定氣望與上下弦亦然夫西法以最高卑疏盈縮其理原精初不必爲此過當之言良由譯書者並從西法入手遂無暇參稽古歷之源流而其時亦未有能真知授時立法之意者爲之援据古義以相與虛公論定故遂有此等偏說以來後人之疑議不可不知也

其所以爲此說者無非欲以定氣注歷使春秋二分各居晝夜平分之日以見授時古法之差兩日以自顯其長殊不知授時是用恒氣原未嘗不知定氣不得爲差而西法之長於授時者亦不在此以定氣注歷不足爲奇而徒失古人置閏之法欲以自暴其長反見短矣故此處宜酌改也後條詳之

再論恒氣定氣

問授時既知有定氣何爲不以註歷曰古者註歷只用恒氣爲置閏地也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邪於終邪與餘同謂餘分也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

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邪於終事則不悖蓋謂推步者必
以十一月朔日冬至為起算之端故曰履端於始而序
不愆也又十二月之中氣必在其月如月內有冬至斯
為仲冬十一月內有雨水斯為孟春正月內有春
分斯為仲春二月餘月並同皆以本月之中氣正在本
月三十日之中而後可名之為此月故曰舉正於中民
則不惑也若一月之內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則不能
名之為何月斯則餘分之所積而為閏月矣閏即餘也
前此餘分累積歸於此月而成閏月有此閏月以為餘
分之所歸則不致春之月入於夏且不致今冬之月入

於明春故曰歸邪於終事則不悖也然惟以恒氣註歷
則置閏之理易明何則恒氣之日數皆平分故其每月
之內各有一節氣一中氣假如冬至在十一月朔則必
有假如冬至在十一月朔則必小寒在其月望後若冬至
在十一月朔則必有大雪節假如冬至在十一月朔則必
氣在其月望前餘月並然此兩氣策之日合之共三
十日四十三刻奇以較每月常數三十日多四十三刻
奇謂之氣盈又太陰自合朔至第二合朔實止二十九
日五十三刻奇以較每月三十日又少四十六刻奇謂
之朔虛合氣盈朔虛計之共餘九十刻奇謂之月閏乃
每月朔策與兩氣策相較之差也假如十一月經朔與
冬至同時刻則大寒
中氣必在十二月經朔後九十刻而雨水假如十一月經朔與
冬至同時刻則大寒中氣必在次
年正月經朔後一日又八十刻奇其餘月並準此求之

積此月閏至三十三個月間即二年零九個月其餘分必滿月
 策而生閏月矣閏月之法其前月中氣必在其晦後月
 中氣必在其朔則閏月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然後名
 之為閏月假如閏十一月則冬至必在十一月之晦大寒必在十二月之朔而閏月只有小寒節氣更無中氣則不可謂之為十一月亦不可謂之為十二月即不得不名之為閏月矣斯乃自然而然天造地設無可疑惑者也一年十二個月俱有兩節氣惟此一個月只一節氣望而知其為閏月今以定氣註歷則節氣之日數多寡不齊故遂有一月內三節氣之時又或有原非閏月而一月內反只有一中氣之時其所置閏月雖亦以餘分所積而置閏之理不明民乃

惑矣然非西法之咎乃譯書者之疎略耳何則西法原只有閏日而無閏月其仍用閏月者遵舊法也亦徐文定公所謂鎔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也按堯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帝堯所以命羲和萬世不刊之典也今既遵堯典而用閏月即當遵用其置閏之法而乃不用恒氣用定氣以滋人惑亦昧於先王正時之理矣是故測算雖精而有當酌改者此亦一端也今但依古法以恒氣註歷亦仍用西法最高卑之差以分晝夜長短進退之序而分註於定氣日之下即置閏之理昭然衆著而定氣之用亦並存而不廢矣

又按恒氣在西法為太陽本天之平行定氣在西法為黃道上視行平行度與視行度之積差有二度半弱西法與古法略同所異者最高衝有行分耳古法恒氣注歷卽是用太陽本天平行度數分節氣

論七政之行並有周有轉有交

問月五星之行並有周天有盈縮遲疾有出入黃道之交點共三事也太陽亦然乎曰並同也太陽終古行黃道則無出入黃道之交點然而黃道出入於赤道亦可名交是故春秋二分卽其交點亦如月離之有正交中交也因此而日躔有南陸北陸之行古者謂之發斂行南

陸為發行北陸為斂並以於是而四時之寒燠以分晝

其離北極之遠近言之夜刻之永短有序皆交道之所生以成歲周是故歲周

者卽太陽之交道也與月離之交終同也然以歲差之

故西法謂之黃道東行故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此以授時

古率已滿歲周矣又必加一刻有半亦依古率約之始能復躔

冬至元度假如本年冬至日躔箕宿三度八十分次年

而元度未復故必于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奇已周

之外復加一刻有半始能復躔于箕三度八十分是為

太陽之周天與月行之周天同也月行周天與交終原

非一事是故太陽之周天與歲周原為兩事也然太陽

之行有半年盈歷半年縮歷卽恒氣定氣之所由分古法

起二至西法起最亦如月離之轉終是又為一事合之
高冲尤為親切

前兩者周天共為三事乃七政之所同也

按月離交終以二十七日二十一刻奇而陽歷陰歷之

度一週在月周天前以較周天度為有欠度也轉終以

二十七度五十五刻奇而遲歷疾歷之度一週在月周

天後以較周天度為有餘度也月周天之日數在二者

之間亦二十七度又若干刻而周雖同大餘不同小餘

當其起算之初所差不過數度如交終與轉終相差三四五

積至一年即差多度太陰每年行天十三度故其

差易見日躔歲周以二十四節氣一週為限因有恆星

東行之歲差故其度在周天前以較周天度為有欠分

也約為七十度之一日躔盈縮以盈初縮末縮初盈末一週為

限因最高有行分故其度在周天後以較周天度為有

餘分也亦約為七十度之一以一歲言之三者並同大餘即小

餘亦不甚遠半歲即周天又增一刻半即盈縮歷周但差

刻不積其差至七十年即各差一度歲周不及周天七

星東行之歲差而盈縮歷至七十年又過于周天一度

即最高之行于是歲周與盈縮歷共相差二度並至

七十年而故其差難見七十年只差一然雖難見其理

則同交終差度之每交逆退也而盈縮入歷之差度于

周天為順行也而周天度則常不動但以太陰之交轉

周比例之則判然三事不相凌雜矣
問歷法中所設交差轉差卽此事乎曰亦微有不同蓋
交差轉差是以交終轉終與朔策相較或言其日或言其度並同茲
所論者是以交終轉終與周天相較故其數不同也其
數不同而歷法中未言者何也緣歷家所驗在交食故
于定朔言之甚詳而月之周天反略惟陳星川壞袁了
凡黃所撰歷法新書明立太陰周天日數謂之月周與
交終轉終並列爲三實有裨于歷學而人或未知故特
著之

又徵之五星亦皆有周天有歷周卽盈縮如月之入轉有正交中

交是故此三事者日月五星之所同也知斯三者於歷
學思過半矣外此則月有朔望五星有段日並以晦日之遠近而生故太陽所與月五星同者惟
事三

論月建非端言斗柄

問行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爲歲首議者以
冬至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不當仍
爲建寅其說然乎曰不然也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
斗柄其以初昏斗柄建寅者注釋家未深考也何則自
大撓作甲子以十日爲天干自甲至癸十二子爲地支自子至亥
天道圓故以甲乙居東丙丁居南庚辛居西壬癸居北

戊己居中參同契所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央
戊己之功也十干以配五行圓轉周流故曰天干也地
道方故以寅卯辰列東巳午未列南申酉戌列西亥子
丑列北易大傳所謂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
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自東而南而
西而北其道左旋周而復始也是十二支以配四時十
二月靜而有常故曰地支也天干與地支相加成六十
甲子以紀歲紀日紀時而皆準于月以歲有十二月也
此乃自然而然之序不可增減不可動移是故孟春自
是寅月何嘗以斗柄指寅而後謂之寅月哉如必以斗

柄指寅而謂之寅月則亦有寅年寅月寅時豈亦以斗
柄指寅而後得以謂之寅乎是故堯典命羲仲宅嵎夷
平秩東作以殷仲春次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以正
仲夏次命和仲宅西平秩西成以殷仲秋次命和叔宅
朔方平在朔易以正仲冬此四時分配四方而以春爲
歲首之証也夫既有四仲月以居卯午酉子之四正則
自各有孟月季月以居四隅仲春既正東爲卯月其孟
春必在東之北而爲寅月何必待斗柄指寅乎故日中
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並祇以晝夜刻之
永短爲憑以昏中之星爲斷未嘗一言及於斗柄也

又考孔子去堯時已及千五百歲歲差之度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矣豈待今日而後知乎然孔子但言行夏之時蓋以孟春爲歲首于時爲正非以斗柄指寅而謂之寅月也又考歲差之法古雖未言然而月令昏中之星已不同於堯典則實測當時之星度也然堯典祇舉昏中星而月令兼言旦中又舉其日躔所在又于堯典四仲月之外兼舉十二月而備言之可謂詳矣然未嘗一語言斗杓指寅爲孟春

又考史記律書以十律配十二月之所建地支而疏其

義兼八風二十八舍以爲之說而並不言斗建惟天官書略言之其言曰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是則衡亦可言建魁亦可言建而非僅斗杓夜半亦有建平旦亦有建而非止初昏其言甚圓以是而知正月之爲寅二月之爲卯皆一定不可移而斗之星直之卽謂建固非以初昏斗柄所指而命之爲何月也然則謂行夏之時是以斗柄建寅之月爲歲首者蓋注釋家所據一家之說而未詳厥故也今乃遂據其說而欲改正月之建寅可乎不可乎

再論斗建

問說者又以各月斗柄皆指其辰惟閏月則斗柄指兩辰之間由今以觀其說亦非歟曰非也周天之度以十二分之各得三十度奇在西法為三十度凡各月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之間矣假如立春為正月節則立春前一日寅而立春本日斗柄所指必在丑與寅之間餘月皆然十二節氣日皆指兩辰之間又何以別其為閏月乎若夫閏月則只有節氣無中氣其節氣之日固指兩辰之間矣然惟此一日而已其

前半月後半月並非兩辰之間也

假如閏正月則雨水

中氣在二月朔而閏月只有驚蟄節在月望則其前半月必指寅後半月必指卯惟驚蟄日指寅與卯之交界縫中可謂之兩辰也閏閏在餘月亦然地盤周圍分為十二辰首尾鱗次如環無端又何處設此三十度於兩辰間以為閏月三十日之所指乎凡若此等習說並由未經實測而但知斗杓所指為月建遂歧中生歧成此似是而非之解天下事每壞于一知半解之人往往然也

又按斗杓之星距北極只二十餘度必以北極為天頂而後可以定其所指之方今中土所處在斗杓之南仰而觀之斗杓與辰極並在天頂之北其斗杓所指之方

位原難清楚故古人祇言中星不言斗杓蓋以此也淮南子等書言招搖東指而天下皆春不過大槩言之原非以此定月又按傳言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又言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詩亦言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又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古之人以星象授人時如此者不一而足也若以歲差考之則于今日並相差一二旬矣然而當其時各據其時之星象爲之著令所以使民易知也而終未有言斗杓指何方而作何事者則以其方位之難定也十二月建之非關斗柄明矣是故斗柄雖因歲差而所指不同正月之建寅不可易也

論古頒朔

問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不然其說曰我愛其禮不知周制頒歷其式如何曰頒朔大典也蓋王政在其中矣古者天子常以冬月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諸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如是其隆重者何也蓋旣曰請而行之則每月內各有當行之政令頒于天子而諸侯奉行惟謹焉故告朔之後卽有視朔聽朔之禮所以申命百官有司以及黎庶相與恪遵以奉一王之大法此謂之奉正朔也是故大之有朝覲會同之期有鄰國聘問之節有天子巡狩

朝于方岳之時此等大禮皆以年計而必有定期如虞書東巡狩必于仲春南巡狩必于仲夏類其於宗廟也有禴祠烝嘗四時之祭有畊藉田夫人親蠶以預備染盛衣服之需其於羣神也有山川社稷祈穀報歲八蜡五祀之典其於鬻序也有上下釋菜冬夏詩書春秋羽籥之制其於農事也有田畷勸農播種收穫溝洫隄防築場納稼之務有飲射讀法道人狗鐸之事其於軍政也有蒐苗獮狩振旅治兵之政其于土功也有公旬三日之限其于刑罰也有宥過釋滯折獄致刑之月又如藏冰用冰出火納火仲夏斬陽木仲冬斬陰木獮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

類凡若此者皆順四時之序以爲之典章先王之所以奉若天道也而一代之典制既藏之太府恪守無斁矣又每歲頒示諸侯以申命之諸侯又於每月之朔告于祖廟請而奉行之天子本天以出治無一事敢違天時諸侯奉天子以治其國無一事不尊王命以上順天時唐虞三代所以國無異俗家無異教道德一而風俗同蓋以此也故曰頒朔告朔實爲大典而王政因之以行也周既東遷矣王政不行魯不告朔他國可知蓋視爲弁髦久矣厥後遂有司歷再失閏之愆而大夫陪臣之僭亂紛紛矣以秉禮之國而蔑棄王朝大典何怪其羣

相效尤是故夫子曰我愛其禮蓋庶幾因此羊而念及先王之典也如謂頒朔祇以識月之大小辨朔望生明死魄之干支何取乎每月告廟之繁文也哉由是以觀則三代時所頒之歷可知已矣

論歷中宜忌

問歷法中宜忌之說古有之乎曰無之也蓋起近代耳堯之命羲和也曰敬授人時曰東作西成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歷之大用蓋如此也何嘗有選擇之事乎司馬遷曰閹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其說蓋起于戰國之時夫箕子陳洪範其七曰稽疑古者有大政既斷之

于主心又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矣然必謀及卜筮古聖人不敢自專自用而必協謀于神人蓋其慎也戰國力爭此義不明太卜筮人之官廢疑事無所決陰陽家言乃紛然以出矣隋唐之季其說愈多故呂才援引古義著論以非之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而教化不行吉凶禍福之說深中于人心黠者乘之各立異說以恫喝龔俗愈出愈支六十干支而選擇之書乃有九十餘家同此一日而此以爲大吉彼以爲大凶令人無所適從誣民惑世莫此爲甚今官歷宜忌本于選擇歷書不知其爲元時所定明初所定然考史志歷代言歷者初無一字

及於選擇又如羅計四餘郭守敬歷經所無而大統增入之然則此等不經之說並元統郭伯玉等所爲耳原其初意或亦欲假此以定民之趨然官歷雖頒宜忌而民間偏惑通書通書既非一種而術者私書更多雖戶說以渺論不能止也今若能一切刪去只載宜行政事及南北耕耘收穫之節則唐虞三代敬天勤民之至意復觀今日豈不快哉

洪武中解大紳庖西封事曰治歷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狐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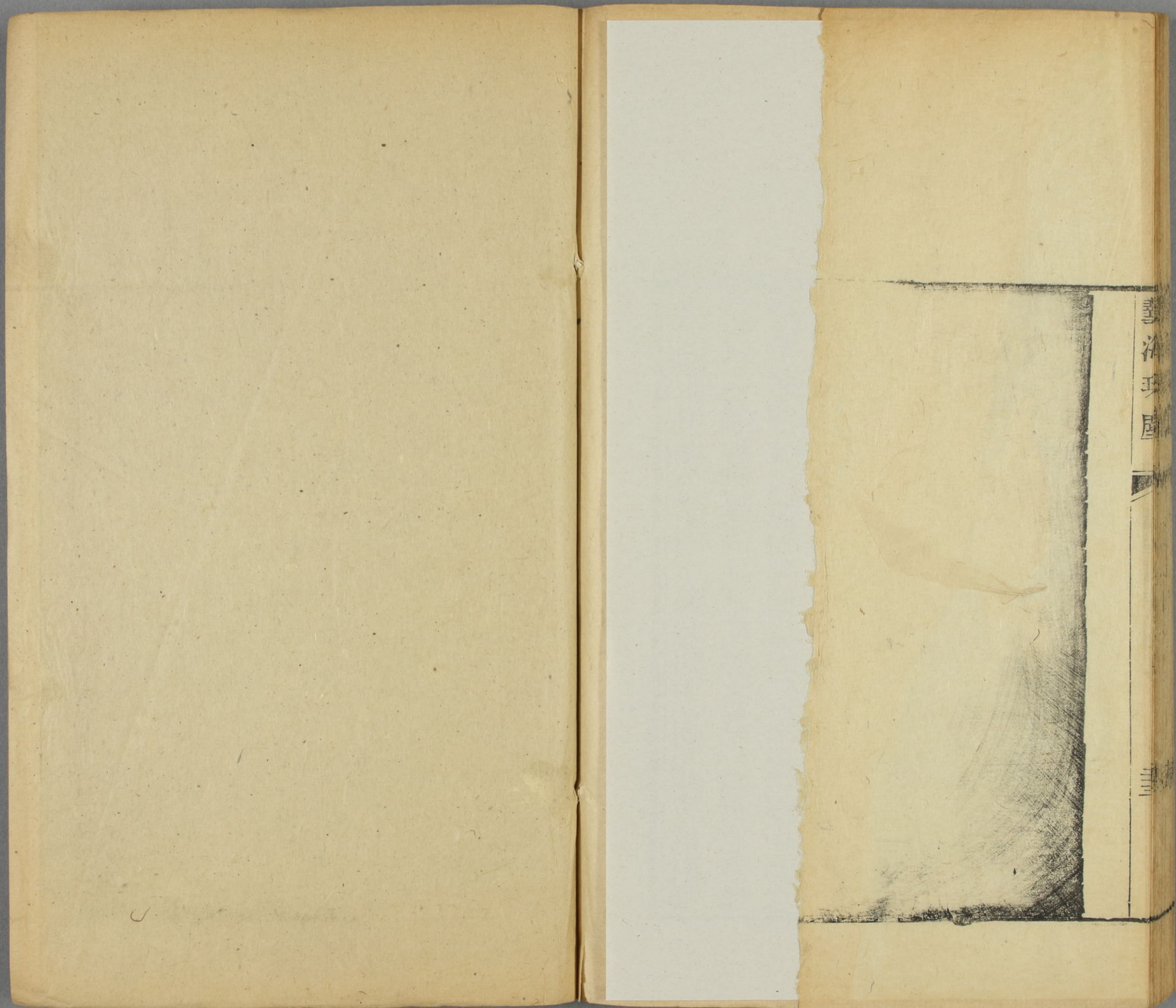
之歷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按此說甚正惜當時不能用然實爲定論聖人所不能易也

論治歷當先正其大其分秒微差可無深論

問歷法至今日可謂詳且密矣然徵諸交食亦或有微差之刻何歟曰此可以不必深論者也考漢時不知定朔故日食或不在朔或差而前則食於晦差而後則食於初二日直至唐李淳風麟德歷始用定朔于是蝕必在朔無差日矣然尚有差時厥後大衍歷所推益密宣明歷又立氣刻時三差至宋統天歷紀元歷又加詳焉

迨元授時歷遂無差時但有差刻今西歷言東西南北
差以黃道九十度限爲宗其理益明其法益善然而亦
或有時而差刻分者何也今夫盆盎之中可以照物池
沼澄清則岸上之人物花鳥山陵樹木畢現其中然而
其邊際所域必有所改易兩鏡相照則多鏡層現於一
時而六層以上必有所窮況乎以八尺之璣衡測大圓
之宮度其大小之比例道里之遼濶不可以億計而因
積候之多用算之巧遂至交食應期虧復應候東西南
北方向胥符而但有毫刻之後先分秒之同異卽謂之
不差可矣國家治歷所重者順天出治以敬授人時日

食之類所重在於修省至於時刻小差原非所重但當
令司歷者細加測候詳紀其所差之數以待後來修歷
者使有所據依以益精其推步而已斷不可因小節之
微差而輒更成法也漢唐宋歷法屢改而多不效元明
三四百年守一授時法而交食不效只數事而已況今
新歷又加精於授時何必復加更變乎或謂歷算之差
由于尾數予謂此一端耳尾數有丟收無關大數所難
者乃根數耳盈縮遲疾之根雖有離朱無所施其目並
由年深日久然後知之又如最高之行利氏所定與今
所用不同皆根數之差歷所以取象于革也



書
海
王
國

